

游山詩



游山專號、乃江安傅沅叔、紹興周養庵、吳興徐森玉、長汀江翼雲、建始周立之、秦縣凌直支、六先生、先後遊百花蓮花諸山、所作遊記題名詩篇、交山本社彙輯刊行者也、六先生性好遊覽、足跡徧天下、其所歷之勝及學問文章、足以引導激揚後生、而求高尙娛樂、養成堅強之體格、俊偉之才、其事甚盛、第一集凡四萬餘言、所插圖畫碑刻、共三十六幅、皆江翼雲周養庵兩先生所手攝、披圖玩讀、不啻置身山水間矣、何其快哉、何其快哉

藝林旬刊識

目錄

游百花山記	沅叔	遊上社桃花	沅叔
百花山顯光寺題名	沅叔	登紫雲瑞雲道中	翼雲
聖米石塔題石題名	沅叔	蓮花庵至瑞雲寺道兩作中查結連和之貝詩	沅叔
遊百花山記	沅叔	由門頭溝至百花山宿瑞雲寺	沅叔
瑞雲寺題名	沅叔	五年題詩	沅叔
遊百花山	沅叔	瑞雲寺題壁和沅叔詩	翼雲
六日山行記	沅叔	寄過瑞雲和息庵用歐陽修韻	沅叔
蓮花山古真寮房石題名	沅叔	和沅叔瑞雲寺題壁	沅叔
瑞雲寺題壁	沅叔	宿瑞雲寺疊韻答息庵	翼雲
聖米石塔感賦	沅叔	長發百花山韻五二生日賦呈諸公	翼雲
過萬佛堂時作	沅叔	翼雲生日賦祝	沅叔
東行板橋道中	沅叔	登蓮花山	沅叔
下寨前岸頭有庵	沅叔	蓮花山生長觀	立之
過大寒路	沅叔	蓮花山中	沅叔
混巖寺晚眺	沅叔	蓮花山雜詩	沅叔
大寒路上兩松	沅叔	蓮花山雜詩	沅叔
大寒路雙松和沅庵	沅叔	聖米石塔題壁	立之
大寒路古松	沅叔	聖米石塔	沅叔
呂宋村	沅叔	柳林水	沅叔
宿高村農家	沅叔	六里河	翼雲
雙高四村	沅叔	九里河至長樓	沅叔
從高至軍峪香林	沅叔	長樓觀空題壁	立之
東西溝萬林	沅叔	宿黑龍關	沅叔
過東坡堂城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高蘭村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妙庵路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妙庵路上山樓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妙庵路上山樓盛開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路上見杜鵑感賦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適道見杜鵑	沅叔	宿黑龍關	翼雲

游百花山記

余歸自黃嶽匡廬、整居京國、勿勿數年、久不作探奇攬勝之舉、偶爾命駕、一丘一壑、絕妙壯觀、蘇說謂數月山行、聞樵語牧唱、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念之輒怦然滋愧、乙丑仲秋、周君養庵、爲述京西百花諸山之勝、將結侶深入、余聞其名奮矣、因與定約、八月十七日辰七時、集於京漢車室、徐君森玉、吳君靜安咸至、又半時許發軔、達長辛店、易枝路專車、抵地、

六先生游山合影



此在大
寒嶺下
呂家村
楊姓屋
後攝自
左而右
上列一
傅沅叔
一徐森
王三周
王三周
徐庵下
列一凌
直支二
周立之
三江翼
雲

行(山橋四乘驢、二馱驢、三轎、共二十八人、非素習取工役備保雜充之轎每乘直四元、賃直五角、驢每頭日一元)出村即涉河數四、八里見萬佛堂不及入、河之東山爲莊王墳、松柏鬱蔥、聞已嚮去、零落可念、二里遲家務、二里半壁山、山有背陰洞、東北有朝陽洞、三里乾河、四里東莊、至此山勢漸東、巨澗貫其中、翠壁清溪、不類燕郊景物、二里花石港、對岸爲唐家港、二里東郭莊、四里河北村、依山帶水、居民二百餘家、林木秀蔚、岩岫環拱、風土清美、儼然圖畫、一里新莊、四里陳家台、二里班各莊、四里黑龍關、岡巒廻互、峽氣陰沈、宛行夔巫道中、關外龍王廟、雄踞石壁上、碧嶺壓其冠、清流瀉其趾、尤爲勝

觀、四里佛子莊、杏林茂密、六里紅煤廠、高線路至此止、近緣產煤日衰、拆線停輪矣、八里長操村、四山環東、前列翠屏、縹以清溪、栢林萬株、丹黃燦列、土脈饒腴、畝直百金、真栖隱妙區、買田誅茅、可於此長往矣、暮色蒼然、遂借宿程氏民家、土炕溫騰、終夕不得安枕、十八日侵曉行、連渡澗十五次、遂號爲十五渡河、計程亦十五里矣、抵賈家口、折而北、行渴澗中、山石卓犖、行頗艱遲、(賈家口西尚有澗流自涼水鋪來長四五十里)十三里香林水、二里柳林水、就人家午膳、十里溝口、四里元寶山、澗聲又作、循澗而上、四里布隊河、七里史家營、止當百花山麓、距宛平縣一百八十里、村西雙澗來會、泉聲甚怒、屈折繞村、東南行、垂楊數株、搖曳於斜陽流水間、時見村童、臨流飲

江安傅增湘沅叔

馬、意境清逸、惜不得松雪妙筆寫之、過此入山愈深、野蔬糲食、皆不可得、游客宜就村裏糧、特記之以告來者、上山二里、曹家房、一松踞石、姿勢瓌奇、數百年物也、二里抵瑞雲寺、寺在大安山下、左右岡嶺圍護有情、迎面羣峯秀發、氣象闐麗、而殿宇頽圯特甚、山僧方事秋穫、菽梁填塞、掃除斗室、差足容膝、養庵剔荒榛中、得元碑二通、知爲古刹、森玉於殿廚、檢取藏經、審爲洪武南藏本、昔年法堂之盛、概可想見矣、縣志言寺有摩訶祖師法身、又有煮石鑄、非金非鐵、擗龍石、石上龍迹宛然、皆祖師聖跡、今詢之寺僧、皆不知所在、十九日早八時啟行、養庵步洲東塔院一游、遂旁澗上行、傾崖崩欹、如床如屋、飛流噴薄、中石輒韻、入谷六七里、巨石常路駭人、隨石根縈紆而進、益進益狹、乃降輿、尋荒荆敗磴中、依微一線、斗絕無倫、敗葉塞道、不知隆窳、躡空則仆、或峻不可齋、升扳藤抱石以上、偶不謹視、則觸面鈎衣、令人震悚失次、行不及三四里、而迷道者再、喜得樵子爲導、迂回入東谷、百轉而登、每轉益峻、揮汗如漿、喘氣如牛、百步一息、又四五里、乃達穹嶺、坐關帝祠小憩、斜上里許、入顯光寺、寺門十松、黃葉蕭森、蓋地氣高寒、雖貞姿古幹、亦爲之改柯易葉矣、寺屋兩重、後爲佛閣、



息、蓋我所取、乃南道、志所言者乃北道、北道過大漢嶺、經齋堂、再越妙庵而後至、南道則循澗而上、抵瑞雲寺、始得見百花坨也、志又言度閻王鼻爲百花山腰、紅紫翠黃、不可數計、不可狀喻、不可名品、土人指一種、尊之曰天花、下頂未半、入百花中、花倍於前、游者或見文殊光、左澗現一圓輪、次第俱五色、木石人鳥山寺、盡攝影入光中、如鏡之虛受、頃所經由、求天花佛光、皆不可見、然今世植物學家、多涉險來游、采集標本、謂異花名草、咸下方所無、蓋茲峯拔海五千餘尺、氣候寒凝、土質虛黑、繁殖之品、要與他山不侔耳、二十日晨起、見壁

門 齋 鐵 路 清 澗 水 車 站

摩讀碑記、昔時浙僧崑洪禪師、在此開堂、傳有伏虎之異、信徒千里奔集、架搆雲興、曾幾何時、頽垣敗瓦、鹿豕溷居、至荒穢不能駐足、末法衰微、吁可慨矣、出寺回望、天風浩渺、羣峯帶低、三日道中所見、上侵霄漢者、至此皆落澗底、若垂手可引、齋堂清澗諸山、自東北來、如萬馬騰踔、起伏於淡日黃雲之外、金陵元闕、萬合塵迷、懷古傷今、百端交集、月夜淒清、霜風橫戾、山僧來告、昨宵有豹窺藩、恣啖四羊、懼其壓肥羔而頻至、宜早寢嚴扃以備之、與人聞警、蜷伏斗室、不敢出、寺無宿春、煮山豆以充飢、苦矣哉、考百花山、即百花坨、据宛平縣志云、王平口西行過大漢嶺、抵沿河口、元女廟、經法幢庵、妙庵、觀音山、鶴子山、乃達山頂、離門石澗、殿有佛閣、有文殊塔、下是文殊法身、下千佛巖、又八里過白水庵、乃至瑞雲寺、今以所經証之、竟無一合、上下山三十餘里、絕無寺觀、可以栖

間張蔚西題詩、憶己未春季、袁觀瀾來此、往返殆經半月、蔚西游蹟、似後觀瀾、二人皆我良執、平生有烟霞之癖者也、余畏寒不敢執筆、養庵爲題名殿廡、辰刻乃發、山僧導行、出關帝廟、取捷徑直下、路微而石碎、轉折益峻、迂回傾曲、歷二時許、停履數四、乃降及澗邊、得瀑布長八九丈、地名長嶺鎮、余爲易曰蒼玲瀑、殆不負此名矣、嶺雲滲出、微雨灑衣、入瑞雲寺、烹茗少休、僧方割密、靜安載取一罍、遣與夫至村中果腹、余等飯罷、商略行程、詢之寺中、知自此指聖米石塘、取道於金鷄台、路較平夷、第近寺數里、特爲艱險、乃遣力爲導、相携下山、步入史家營、結束粗定、已屆申時、四里甘家東坡、二里蕭條庵、越小嶺、二里西岳台村、二里青桐澗、升降回轉、每轉輒幽、石徑楓林、柴門臨水、停輿延佇者久之、二里金鷄台、日向夕矣、養庵堅欲秉燭趨程、村老言嶺嶺而南、懸崖斗絕、涉險非宜、余爲調停其間、囑明日選健步送養庵先發、尅期旋郡、以補今日之程、議定遂借村外老君廟宿焉、廟設學舍、秋稼方登、學童星散、一老禿翁守門、步歷村中、門巷修潔、乃勝城市、婦子熙宴、如適樂郊、不圖重巖複谷中、乃得此安樂窩、土炕繡火、終夕如焚、血氣爲之憤張、益以大風夜作、排林振颺、苦不成寐、養庵乃鼻息如雷、噫異矣、二十一日五更起、風未定、秉炬而行、月色如銀、十里上東安嶺、朝旭始升、千峯霜縞、忽染胭脂、奇情幻

大寒嶺上毘盧寺古松



采、倦眼爲之一舒、嶺風力猛勁、勢欲排人、敝裘不足、倒瓶取醉、強自支厲、由史家營至東安嶺、關路斜進、最爲舒夷、似昔年采炭所經、過此則亂石縱橫、不可以步、扶將而下、緣山腰行、陰壑層冰、高巖摩日、如是迤邐回旋、殆七八轉、而涉峯尖、俯瞰叢莽中、羊腸縈曲、依稀可辨、石鏡草乾、滑不留足、扶藤挽葛、從懸坂飛墜、前後項趾相接、仰視如畫、重累人、過二十四沿、(梯田二十四段、因以名之) 俛見深井、瓦脊鱗鱗、知寺近矣、而傾險倍、視嶺上又百倍、乃屏人騎於石夾、牽援以進、壁斷則微、斲石根、石缺則旁支枯木、下睨則墜谷、上扳則絙枝、偶爾舉目、足未及而先瘞、登頓詰曲、腹倚岸層、足垂峯角、列子謂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庶乎近之、神懼魄懾、入寺良久始定、養庵早至、一飯先發、余等亦囑人騎、從原道回、待於柳林水、寺名長生觀、觀主蔡義、先年七十餘、聰強若少年、銳意興築、得閻帥某某爲之助、不數年而構架雲起、近復招延闍闍信徒、闍授玄機、山是燕玉吳儂、受籙修真、千里襁負而集、信

道涉險、吾人視之有愧焉。道士出脉山圖、知此觀為北寺、長星觀為南寺、相距三里而近、北寺倚九峯頂、余來時所經也、觀面三峯銳列、為三墩坨、百花山高張如屏幃、龍頭嶺平視若几案、大將坨歡喜嶺蓬蓬峯南天門位其左、菩薩岩上清坨將軍坨三元山線於右、蓋山脉自百花山逶迤騰奮而來、總萃於此、靈氣所宅、蔚成偉觀、如奔馬、如翔鸞、如猿猱踞而蛟龍走、或則柱天直上、可戛斗牛、或則垂手撫摩、似接履鳥、至穹崖造天、秀削太古、殆出巨靈之手、遙視樵牧、纒纒行崖腹間、若粘枝之麋、若攀枝之猿、加以貞松勁柏、裂石而生、青仙藥奇葩、迎曦而吐馥、石如嫩栗、林若赭霞、森秀瓌詭之暉、咸劈澗掀雲而湧出、殊不意懷靈孕異、至於斯極也、道士盛言十八洞之異、遂聯往探、九蓮洞近附寺垣、深可數丈、就石乳垂湧處、琢成佛像、長生洞、當九峯頂下、穹厂翼然、巖泉下滴、翠嶂丹林、爛如錦綺、觀主靜居在焉、集仙洞新築兩楹、庖庫咸納、洞中可以栖止、長春洞在菩薩崖下、聞東阿君致供宋代造像三尊、張炬入視、則剝削文字、改易冠服、強為羽士星君之狀矣、其餘以腰脚不勝、更迫日夕、遂不果游、然茲山要以峯巒巖障為勝、洞壑未盡皆深之美、不足奇也、詢長星觀、尚隔一峯、歷峭坂三、登南天門、從屏顏巖窺、破烟嵐而下、遙見雙松如蘿、濃翠招人、更降數百磴、乃達寺中、先觀天水洞、老樹蔽翳、中瀉疏泉、其左削壁千尋、渾成無罅、烹泉小坐、晤宣化道士喬禮會、靜穆似有道氣、觀主亦女冠、為

軍

湘中曾氏、其人修生救疾、頗有名於京國、名卿巨儒、咸從之受業、豈謝自然之流歟、訪聖米石塘、在觀前石壁下、平步曳杖而行、山中獲此坦途、宜諡為歡喜嶺矣、洞大如屋、而石室其口、欲

探聖米、云歇絕已久、意其為觀音米之類、歎歲可以療飢、而彼輩特張侈其說耳、得康熙十二

年碑記、為翰林徐倬所撰、森王之祖也、憫其殘仆、屬移入觀、護視之、碑言此地為摩訶祖師所

創、未審何年為道流所踞、然余考遼志、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於方士王

若訥、今大安山距寺匪遙、其中又饒洞府靈奇之跡、餐霞餌石、其流風遠矣、向暮靜庵出素箋

督書、為寫入山詩四章、月夜蒼寒、魂夢殊適、此入山第一夜也、二十二日未明而作、道士具麥

餅款別、更遣山背子相送、其法坐人椅中、巨索貫臂、負之以行、如兩人相背之狀、余前歲游黃

山、求海馬不可得、獲茲代步、良用欣愉、然行年五十、濟勝無具、乃為人縋束如嬰兒、良足哂矣、

出觀仍取道南寺、趨閣王鼻、危峯森如劍鋸、從銳石上懸鐵繩十許丈、人緣傳而下、與房山雲

梯關絕類、而孤筇削利、旁無依障、巖危殆十倍之、再下為瞪眼虎、懸壁削立、鑿微凹以受足、行

者以手相接、如羣猿飲澗、越此則繞巖嵌百轉、始落澗底、自長生觀至此、計程不下十里、歷暑

村

下

峪



約兩時、仰窺來路、已崑嶺天表、在青蒿一縷中、磴屨奇險、思之心悸、北寺達南寺三里、尤爲畏途、昨日支筇飛屐、探審再三、始敢試步、下瞰千丈、恍然墜魂、又或山脊單危、旁絕荆莽、天風震厲、挾人欲飛、此時歛神攝慮、壹意孤行、曾不敢爲左右顧、今者縛置人背、生死寄之、從高而降、此身繫在虛空、若披雲騰霧、飄飄欲仙、時而跨巖肩、轉峯角、下臨絕谷、上冒枯藤、冥坐惕慮、駭汗霑衣、惟仰視青天、微哦長嘯而已、下澗爲野貓溝、人騎已戒、道士相揖別去、行五六里、與大道合、又五里、柳林水、十五里、長操、略進小食、過黑龍關、已暮、渡河、取捷徑、緣石崖斜徑而上、達嶺頭、行石夾中、景物絕奇、下陳家台、束炬爲導、又五里、抵河北宿、二十三日黎明即發、八時許至泥家霧、迂道詣萬佛堂、涉河而西、入山

大 寒 嶺 上 古 松

物中、一溪流出、清瑩如碧玉、循溪入寺、寺左磚塔巍然、額古如老納兀立、萬佛堂跨溪而構、石屋三楹、四周鑄佛像、堅樸渾成、審其工製、唐代物也、泉源出其下、名孔水、洞、章濟圖書編云、孔水洞在大防山東北、石窟闊二尺許、泉水從其中湧出、深不可測、唐胡詹作記、言有



人篝火探之、行五六日、莫究其源、但見仙鼠晝飛、頽麟時現、帝京景物略、亦言洞有白龍、開元間大旱、遣使投玉璧、金太和中、忽桃花流出、瓣小舸、洞中白蝠羣翔、寺僧言、昔年德意志僑人、特製小艇、燃炬入探、溯流行里許、中空如城、第寒冽刺膚、不得窮其異、則古老所傳、非盡無稽也、寺西廂三楹、軒潔可以安榻、余絕愛溪旁土屋、俯翫青澗、仰依賴巖、長藻修林、幽翳遠俗、下流茅屋石籬、人家隱隱、間以野春三四、宛然江南水村圖畫、異時或結夏於茲、盪洗東華塵垢、亦一快也、八里抵坨里、十一時許、附輪車北發、沿途滯滯、午後二時許旋都、

百花山顯光寺壁題名

乙丑八月十八日、江安傅增湘、紹興周肇祥、吳興徐鴻寶、丹徒吳定、同游、至絕頂、坐磐石、盡攬幽燕之勝、一宿而去、肇祥呵筆題、

聖米石塘崖石題名

乙丑八月、傅增湘徐鴻寶吳定周肇祥同游、肇祥有事先行、過此禮佛讀碑而去。

游百花山記

紹興周肇祥養庵

京朝士夫之游西山者、近則香山翠微、遠則妙峰潭柘止矣、何足以盡西山之奇哉、百花山在宛平西二百里、西山深處也、險峻幽奧、余心藏之久矣、迨友人談西山、輒以百花之游相勸、莫不憚其艱遠、良伴難得如此、森玉余舊游侶、沅叔多游名山、舍是何望哉、三人既約、期而吳靜厂願為經紀游事、乙丑中秋節過、先遣僕人赴坨里、備輿騎、十七早趁京漢車、至長辛店、易坨里支路車、已刻抵站、飯於苗姓恩隆店、轉與行、以二驢載僕、三驢馱行李書卷、逾大石河、河源出百花山、挾諸水以入於琉璃河、沿河上溯、五里漫水河、古防水也、各村壘石為梁、不病涉、過萬佛堂之東、合掌禮佛、補前游七絕詩一首、五里慈家務、承澤親王碩塞爾以下六世之墓在焉、青山翠為田、松柏也、故河亦曰龍泉河、河南崇岡重巖、草木豐蔚、剛焦草屋、能移我情、一里新莊、三里陳家台、因山為村、人家上下、柿杏交蔭、水草宜駝、負煤為業、李為大族、立私校訓其童、畢業中學、比於蠶科、金泥報帖、誇耀閭里、陳家台、當大澗之中、隙溪流趨東北、繞山而過、如套環、道因以迂曲、聞有捷徑、從石夾中行、不可與、五里東西班各莊、其北溪路漸狹、兩山蔚蔽、氣象陰森、山石如截木、層累疊積、數里不斷、遙見一山覆釜、神祠常其隈、曰龍神廟、下為黑龍潭、深澗不可測、網罟不敢入、風過聞水腥、元明以來、禱雨輒應、昔范陽盧文進、與李存勗戰、敗、夜走馬墜澗中、才及水一躍而出、即此處也、二里黑龍關、古稱險隘、駐兵設防、但餘廢壘、北曰白城灣、相傳劉盆子稱帝時築城山上。



軍峪村西北溪山

將為薪矣、北曰半壁山、矗立河涯、若半堵、有洞曰背陰、三里乾水河、疑即六山河、東曰門兒嶺、一庵依林、遠望清絕、朝陽洞在其北、洞凡三、皆而南、與背陰斜對、二里東莊、人家夾河而居、山勢開拓、有田疇、林木之美、產青石板、可代瓦、昔僅山中用之、今輸出京津、壯麗之歐式建築、多以覆頂、價亦倍麗、其西黃土坡、產硯石、只堪研劣煤、供村市塗鴉寫賬耳、一里花石港、對岸曰韓家港、烟樹相連、衡宇夾望、三里李格莊、菜畦豆架、雞犬間聞、有江南離落間意、五里河北、連山嵯峨、森若武庫、壓廬鱗比、人物明秀、鄉校里祭、秩然可觀、房之大、鎮也有庵、曰勝泉、翠柏銀杏、清陰塞庭、穹殿負崖、不施一木、覆以鐵瓦、瓦有五台菩薩頂、正德十年字、中為龕、作巖石下垂狀、一佛棲之、壁畫道麗、泉溜出石縫、墻下廢鐘、嘉靖三年開山、第一代住持德廣造、知其地為天子山龍泉峪、百花山下院。

其下驚波洄湫、穿巖齧岸、土人云、昔白龍與黑龍鬥、不勝、抉石去、有過騎墜、於孔水洞得之、二里佛子莊、三里過大柿林、柿新熟、夕照若然、行人摘食、解渴無禁、風俗之厚也、四里紅煤廠、高線岔道之終站、將於此收運北山紅煤、至今未挂線、鑛業不振矣、東溝通大安山村、西溝爲百花大路、里餘見雙溪同注、一山高迥、雲木疏秀、廬舍精嚴、山隈石脚斜出、洪荒之世、久經淘汰、文理透漏、靈壁太湖之儔、惜無上皇山樵其人耳、九里長操、山水雄奇、夜色蒼茫、未得翫覽、投程姓宿、村戶三百、程得其半、十八日辰起、登村後大吉山、土曜圓厚、羣峰羅列、如擁錦屏、留連不忍去、出村渡河、凡十五渡而至賈家口、計程十五里、沿途觀大吉來龍、重重卸脫、夾護周密、倘若堂局開展、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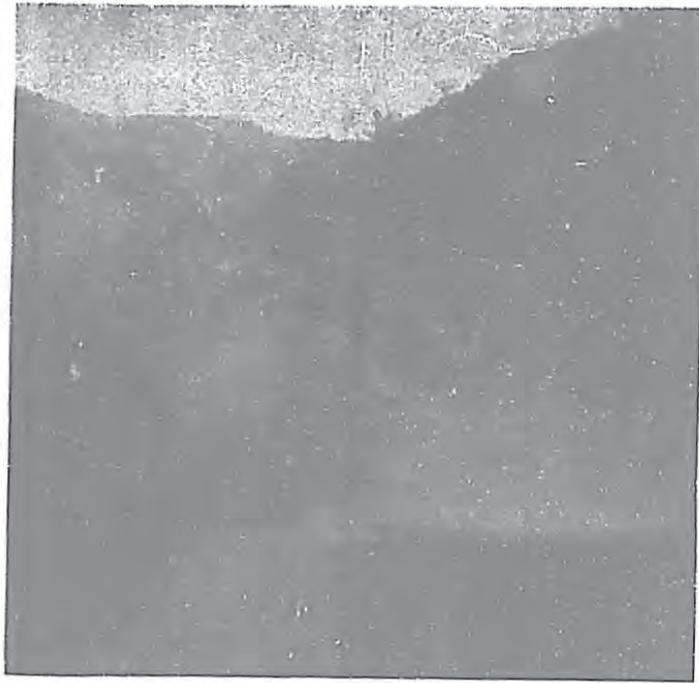
馬 蘭 村 外



盛無倫矣、七渡河以上、山勢傾仄層聳、若大斧劈、無草木、多羚羊、路轉峯迴、丹崖翠障、頗有峽江之勝、老虎窩、驢馬石塘、一路石壁高壯、深閉固拒、狀若嚴關、天造地設、以爲百花戶闕、而聖米石塘一支、翻身迴顧、又以此爲其重翼也、賈家口雙峰如剪、兩澗絡之、雉秀未已、忽覩幽娟、心目爲快、驢夫於水邊剝草根食之、曰鬼薑、潔白有極如蕈、此蕈荷也、又名薑蕈、顏師古所謂根旁生筍、可以爲菹是、鹽以藏之、可備冬儲矣、右澗源出涼水泉、甚清駛、左則礪石拳礪、不良於行、七里元陽水、三里旂山、翠蕤雲旛、掩日塵空、三里仙子水、二里柳林水、房宛交界處、於劉家店作午餐、得六道木杖、木堅緻有楞、產近山、夏花細白、直者碎、纖者箸、拳曲而柄櫛、材雖微可適民用也、五里元林寺口、按圖志、顏老山下有顏老寺、疑音之謬耳、其地秀石對峙、山水冲而成壑、行澗中甚屈詰、石青碧、間以紺黃、質理瑩淨、日光射之、映麗眩目、疑身入寶山、俯拾皆是、十里史家營溝口、大壁夾澗、草木蒙密、時見懸溜之痕、四里元寶山南、復見溪水、莫知其委、疑有伏流、二里大溝口、二里布隊河、遙見百

花真面、大陸橫空、巍峨際天、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其京國之表歟、地爲古河槽、溪流南徙、石骨鱗鱗、土人開墾種蔬、胡桃丹椒之屬、連岡夾道、人行其間、疊巖如幄、南山多巖洞、無路可即、延佇而已、山深候寒、杏葉微紅、嫣若春花、六里史家營、大石常澗、平直可摩勒、恨未携鐵筆來、溪水下撞、琤琮可聽、白楊林立、黃葉與斜陽相映、光影散亂、森玉靜尸、坐石上、余爲攝影、好一幅圖畫也、村依百花左支之麓、地勢高朗、林壑清美、考槃之選、無逾此者、循磴道上行、高槐大柳、搖風送日、寒蟬咽聲不絕、二里曹家房、土神廟前一松支離、虬枝擎

妙庵大嶺步行



攫、蜿蜒欲動、縛木束鐵、猶恐飛去、村盡逕轉、仰見瑞雲寺矣、瑞雲俗呼為百家寺、青山面潤、四松高直、落落不與人合、山門大殿、俱頽廢、殿前種菜、元碑三、披榛讀之、至正十年大安山瑞雲寺修造功德記、大竹林寺西堂法禎撰、稱寺擬自隨唐、興廢屢經、長老信忠、初參洞下禪、從事理道、至順辛未尸院事、以肯構心、復化諸檀信、修整殿宇、咸為一新、丹青二十四孝、以誘世俗、頗譽李克用、而詆劉仁恭、仁恭背義失慈、近召幽囚之禍、卒膺血祭之誅、其視亞子、何啻蜚蠊之於螻蟬也、帝京景物畧云、克用常建亭其處、稽之歐史、乾寧元年、克用破李匡儻、進軍幽州、師旅所經、怡情登眺、事或然也、長明燈記、中大夫秘書監河東贊方撰、玉京新齋陳居仁書、記至正十二年四月、從

秘書卿僕下華請、賜瑞雲寺楮幣二千五百緡、作大殿長明燈供、末稱大朝

壬辰、即是年也、瑞雲寺大檀信福田記、口北佛窟禪寺住持無禪撰、無紀年

而明萬曆丙午翰林院編修四明陳之龍撰重修碑、則稱額載開皇之志、事

詳法禎之記、是瑞雲舊有隨額、不知何時失毀、前乎信忠者、懿公得宣差蔡

山李君、嶺北劉岳二元帥、及檀那人等、戮力興造、後乎信忠者、住持僧性常、

廣募重新、侍中張安輩、復作法施、慈聖太后、發內帑之羨緡、以佐經營、歷年

四百、宜其傾圮如此也、寺僧長明、率其徒孫住東院、頑拙如標、枝野鹿、時方

收穫、黍稷充積、瓶壘皆溢、一衆足給、有小殿三楹、佛象叢集、梵夾塵封、森玉

檢視、乃明南藏、矚長明善守之、階前石塔頂二、雕刻精好、嶺已無存、掃東廊

俾居、各出所携海物、煮湯淪麪、食甚甘得飽睡、十九日辨明即起、與森玉靜

厂游瑞雲塔院、樹石奇秀、地產紅煤、昔常掘採、溝水為赤、懿公禪師塔最高

古、旁建功德碑、涿郡范陽鄉貢詞賦進士武一廷實撰書、師名行懿、德興府

礮山縣綠礮里人、劉珪幼子、七歲出家、禮宣德州天宮寺道崇為師、於仰山

西堂受印證、先後居瑞雲、洞風遠播、賜紫衣通圓大師號、常居武川摩訶院、大開濟度之會、故世稱摩訶祖師也、碑稱師平生行藏無定、

進退自如、把定則寒巖枯木、放行則匝地清風、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於天興二年癸巳七月二日、遺頌辭世、茶毗心

眼不灰、舍利百餘、中夜放光、幾至四七、可謂大乘位中人矣、從公禪師塔、瑞雲第十二代住持信公塔、圓音廣便大師亮公塔、西口照公

禪師塔、懿公門人遷首座塔、仰山慈公首座塔、皆完好、從公信公照公三塔、有銘記、靜厂用蜡墨為摹一本、從公名信從、號寂照、福建昌

平人、俗劉氏、十五出家、禮玉谿淵公爲師、首謁白瀑、次參仰山、繼風穴、定潭、柘順、香山、屢蒙印可、後參玉谿本師、師問曰：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荅曰：描不成、畫不就、谿知梅熟、以衣頰付之、其文乃括蒼野衲祖仁撰、至治三年刻、信公名義信、號靈峯、宛平人、侍玉谿淵公、經十寒暑、乃得付法、至治元年八月十二日逝世、火浴獲舍利、瘞祖塋、三年結夏、日立石、二師皆能直傳心印、闍闍宗風、無愧懿公之道矣、照公名從照、寧遠方城人、出家慈氏院、禮首座行公爲師、於圓覺楞嚴等經、深通義趣、餘字剝落不可辨、或亦由教入禪者耶、塔右有本寺知事題名、泰定二年刻、回寺不及殮、納餅於懷、漸上磴絕、行亂石間、

水隨石轉、山高水高、飛淙散落、食餅掬飲、水花隨風洒衣襟、頭面沾濕、崖壑陡折、步步巖窘、與夫牛喘、汗涔於額、比至百花中麓、徘徊岐路、驢馱從南道、與夫狡獪、謂南道不可登、強從北道、徑狹而盤曲、舍輿行、輿復不可肩、則弛縛承以首、蚓路迷離、時斷時續、舉頭見東高峯、累石錯斜、斜傾欲墜、徬徨四顧、莫辨途徑、忽遇樵客、喜如親人、謂當從南道、此則繞越、導而西行、出沒草樹中、十步一盤、五步一折、仰望山梁、而百轉不得躋、奮蹻躡之足、以與巉巖鬥、亭午乃達、與而北、拊山之背、地高風勁、陰崖溜已冰、曲折復南行、蓋山前陡峻無路、非是不能度也、小憩老爺廟、廟西有祠、祀龍王、南道至此合、又攝里許、抵顯光寺、寺無繚垣、門外十槍行立、秋黃而隕、前殿奉燃燈佛象、道光時重開山、取區洪師記、謂燃燈者釋氏之隱語、而以燈爲明者也、燃者明之也、卽吾儒明心見性之謂也、其言甚了當、後爲千佛閣、供文殊菩薩、東重霄、西蟠桃、山民所奉祀、歲以重五重九作廟會、得香錢施觀以資生、海甸之陳、上清水之王、爲大檀越、開山緣起碑、覆地上、有大明東宮儲君千歲字、寺西菩薩庵前有鐵鐘、文曰萬曆三十二年、釋本廣開文殊禪林、募化十六檀那、居士長者官吏儒釋道教、各施資財、鑄造鐘磬、是顯光開創始於有明之証、然此山爲文殊別境、有小清涼之目、又名千佛山、瑞雲開創最早、摩訶祖師兩主寺事、往來嶺北、必有營建、日久而廢、至明乃重興耳、碑稱昆洪紹興柘門村人、曾舉孝廉、捨俗於此、驅虎豹、建道場、傳戒開講、爲諸方信仰、亦懿公之徒歟、住持樂海語我、洪公乃賈菩薩法派、常讀那台縣志、賈菩薩、元萬安禪師廣恩也、學禪臨城山、又辟穀持大悲章句、不出戶廷者五年、能使甘泉生澗井、斗粟飽衆食、愈奇疾、扶顛老、靈異莫殫、住持開元寺、金元之際、邢郡賴以安如、與懿公皆係洞宗



尊宿、功德亦略相似、初立三十二字、以衍其傳、至洪公不知其幾世也、樂海以山茶進、貓兒箭金花所煎、清苦解煩熱、潤我枯腸矣、握衣策杖步至絕頂、高出海面五千餘尺、坐磐石憑眺、則見鐵鍬山一脈中出、蜿蜒而來、寔茲山之少祖、小五臺、橫障西北、儼若高會、潏易



妙

庵

大

嶺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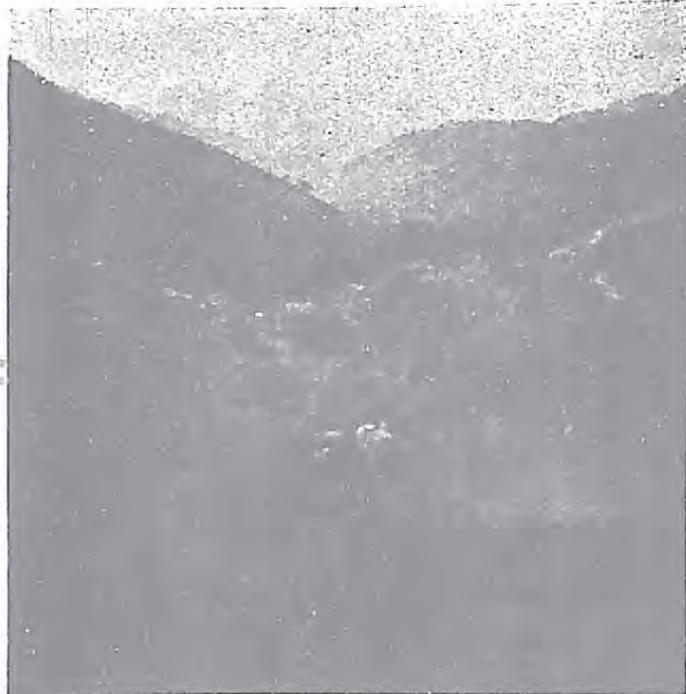
中

一

掩關、殊未盡興、十二日早起嚴寒、沅叔已禦裘、余呵筆題名、從南道下、逕陡石滑、拄杖乃可步、至長嶺、懸瀑三疊、隨石異態、傾珠噴雪、繼襪跳盪、北方罕觀、山雨忽至、霏微濕衣、馳抵瑞雲午飯、遣與夫就食村舍、沅叔題詩壁間、期起廢繼前賢、可以愧村人之爭寺產者、步至史家營、候驢不至、日斜始行、經黃胖澗、于家東坡、澗水南流、與史家營溝水合、皆產青煤、蕭條庵一廟跨嶺、下為西岳台村、產紅煤、水底石沫如霜、有硫磺氣、東曰青銅澗、岫壑冲深、石壁高壓、藤樹叢密、巖礁齒齒、泉聲益清、南嶺一石塔、形製古樸、北崖多老楓、倒挂斜撐、各盡其致、溪水清冷、從妙庵大嶺流出、注于柳林水、山民燒土作瓷、岸有遺灶、沙澗上坡、為金鷄台村、史家營至此十二里、村西董姓大墳

懷延諸山、遠送而近翼、無抗顏之者、齋堂馬關俯伏平地、守禦城錯落可觀、此為人山化道、游客多取逕焉、法幢妙庵諸蹟不知猶存否、他日再來、必道此、以窮山後之勝、山勢東行、折而西、曰達摩山、折而南、曰達摩嶺、嶺之南曰破水澗、其左支也、右支為菩薩崖、相傳瑞雲重興日、崖間現三菩薩象、中支則於龍王祠右落脈、幛峽迭起、森嚴端重、至瑞雲而止、面前諸山墜者几案、陳者幃蓋、嶧者旌旂、蜀者鐘簾、冢者、嶠者、屨屨者、鮮且埒者、暵或霍者、靡不畢具、赤日晃潏、若沉若浮、銀米溶溶、一瀉百里、桑乾之水也、涵虛渾茫、莫觀其際、溟渤之波也、菽屯米聚、大地之城市村落也、登覽於此、而幽燕形勝無餘矣、土曠人稀、卉草繁殖、隕而為泥、萌而為藥、根叢繆結、蔓布益廣、當夏舒英吐豔、崖谷蒙蔽、莫可名狀、今雖零落殆盡、而木葉丹黃可觀、茶蘼之香、沾惹襟袖、金碗盛花、傲霜之姿、更嬌嫵媚、似天留此、以慰斯游之寂寞、真足異已、晚飯僧供山藥豆、盞一鉢、與夫輩非白麵不飽、何其饜哉、夜起看月、光潔倍下方、繁星芒角縱橫、疑若可捫、僧以昨宵有豹窺樊、銜四羊去、屢促

楓林蔽日、戶口三百、董爲大族、少憩老君觀、狂風振林、日將墮、距聖米石塘、尚二十五里、途長而險、燃炬趨行、不得到、乃借宿觀中、觀柳自明代、長松老柏、頗有古意、蒙學在西廊、秋穰散歸、讀不廢耕、山國所宜也、出游村巷、幽靜似太古、入夜風稍息、二十一日披星行、路寬坦、輿甚茲、十里東安大嶺、嶺高當風、足不得立、南下路傾仄、步行二里餘、得土屋、一道人居之、問客所往、乃長生觀守邊者也、過此路新關、微逕一線、沿嶺之肩背、天風吹人、搖搖欲墜、下臨無地、股慄目眩、較昔年白瀑之游、險遠倍之、凡二十四轉、繞出峯之角、俯瞰林深路絕、從樹隙下絕、攀藤躡空、肩踵相接、於是者半里許、見屋脊櫛比、炊烟白浮、知抵北廟、衆人歡喜、如懸得解、廟倚丹墀、臨危崖、畫棟雕甍、如椽如綴、其前羣峯苞簇、若千瓣芙蓉、不知古何名、今所謂龍頭嶺、三元山、大將坨、將軍坨、鰲山、影壁山、皆羽流所名、而儒釋道三坨、又彼所持三教合一之旨、而附會之也、日高飯熟、道士猶未起、久之跛童延客入、小院整潔、玉蘭巖柱、駢羅塔下、殿三楹、祀西王母、眼光送予、二女神、長生觀住持、蔡義先、年六十餘、挾醫術、游京津、得武人大賈歡、捐資助締造、今猶未訖功、富室女子、常來山中修煉、故雖妙處幽僻、而凡百使用、嗟咄立辦、出杏錫黃精供客、余以事須下山、匆匆一飯、遣僕人及行李、取道大安、期宿黑龍關、李道士送余行、且導游觀、有洞穹深、巖溜常滴、承以方池、秉炬燭之、石竇中開、鐘大乳瑩白、結成文殊額、首乘伏獅坐蓮花上、惟妙惟肖、道士稱爲九蓮聖母、因名九蓮洞、乃壬戌五月十四日所發見也、岩頭短柏蕭疏、膚理天矯、黝若鏤鐵、爛如枯石、當與磅山穴上者、論歲年耳、士道人以坐具措客、余性不憚險、亦不願以生命寄庸奴、因謝之、行鳥道逾南天門、至南廟、曰長星觀、舊爲勝泉寺、寺後有疏泉出石間、兩松亭峙、欲與峭壁爭高、湘南曾氏女居此、亦以醫聞於京師、馬二通伯所師事、而余不欲見之也、出寺西南行、一峯特起、有巖常其佛一尊、彌陀觀音勢至三菩薩象、今猶存、一碣覆地、乃康熙時、內翰林庶吉士徐倬撰聖米石塘記、謂石塘摩訶上人所建、供三世佛、上一人一瓢一笠、翩然爲五台之游、扣訪惟勤、不遑駐錫、以其徒守此、似明清之際、復有僧名摩訶者、不然何攷據之疏耶、問羨石當無人知、山中古蹟、多爲道士毀易、太古洞中、石碑已沒字、其他巖洞尙多、皆綴以道家之名、不足紀、斯山巍然北面、高挹顯光、爲百花支派、然奇



腰、即聖米石塘、聖米久絕、其穴已封、有明嘉靖戊申、勝泉寺造石象記、云仰空和尚之徒月天、來領衆、念佛修行、募化起造石

秀獨出、不事依傍、蓮花之名、圖志不載、惟燕山叢話所述觀音山、約略近之、瑞雲碑稱大安、今之大安山村、在其東北二十餘里、足証大安一脈、盤亘甚遠、劉仁恭以大安四面懸絕、築館山上、實以美女、與方士王若訥、煉藥其中、度茲形勢、疑有合也、仙人橋、乃一石梁跨兩山間、寬不及尋、左右坑谷、余飄然徑度、携鶴聽梵、此其最勝、與李道士揖別、挽鐵索過閣、王填、與夫徒手、猶畏其艱、導者曰未也、至瞪眼



瑞雲寺

虎、真艱矣、壁立無塔、微見鑿痕、狹不受趾、側身下臨、手絕攀援、前足得承、後足乃進、百數十尺、僅得少休、從林隙中、陡折而下、勢若轉丸、須臾至野貓溝、計其所降四千尺以上、樵人云、此徑最捷、最險、惟蔡道士於此上下、牧羊之童、望而却步、從未見游客膽大、脚健如髻也、相與一笑而別、行枯澗里餘、始至平地、九里柳林水、日方午、與夫沿途歇息、飲茶於長操、結襪於佛子莊、至黑龍關已昏黑、旅舍荒涼、不辦食、市米作粥、酸惡難下咽、空腹而睡、二十二日天未明、東炬行、素駝成羣、驅者踣睡背上、鈴鐸碎勻不醒也、至陳家台、東方始白、河北東莊、猶閉戶、樹色泉聲、曉更清異、順道訪背陰洞、惡犬聞聲、隔牆吠、童子一手抱犬、一手拔關、以身蔽客入、洞如穹屋、而象設悉備、左有穴、人不能進、莫測淺深、門外鐵鐘、通體作佛字、蒲牢一吼、出萬佛音、功德殊絕、惜久廢矣、已刻抵坨里、寫途中所得詩、留書於三君、趁車回京、六日往返將五百里、歷良鄉房山宛平三縣境、人費六、番金、窮幽絕險、不可殫述、記此以介於好游西山者、而西山之奇、庶幾可觀也、

瑞雲寺題名

己巳三月、偕養庵立之直支森玉翼雲來游、讀壁間題句、已不復省、回憶舊游、倏已三年、而人事之變、何可量也、感嘆久之、沅叔記於山門、

己巳二月二十七日，傅沅叔周立之、江翼雲周養庵徐森玉凌直支同游，直支並記。

余與沅叔森玉靜庵乙丑八月曾來，此日重游，不勝今昔之感，而靜庵則已于役濱江矣。周肇祥記。

說游百花山

秦縣凌文淵直支

我在說游以前，先有幾句話要交代清楚，就是這次名爲游百花山，實則所游乃是百花山精華所在的蓮花山，因爲百花山的本身，聽說除高一字，以及遍山皆產花草外，並無其他美觀的邱壑可言，若蓮花山高雖較差，也是遍產花草，尤其是美觀的邱壑，絕非百花山所能及，那末，爲什麼不說是游蓮花山呢，自然有個原因，第一，蓮花山本屬百花山，並很相近，游蓮花山無異游百花山，故以游百花山爲名，第二，游山的人們，對於過程中的美觀，最要重視，否則不能得到引人入勝的趣味，就易減少游興了，百花山本身的整邱，雖不如蓮花山，可是從他的總脈分出來的支脈，一路東下，直



是房山，就算努力了，至於去城數百里外，富有美觀的那些深山，若望有人去游，簡直是最難見的一件事，況乎現在匪風更甚，抱定「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主義的人們，走到郊外就怕有人綁票，如要請他到數百里外去游山，必定嘲笑我們膽大如天了，就說我吧，雖好游山，也因混在北京懶惰化，除偶然的逛逛香山等處外，辜負那些較遠的深山已久，真是抱愧萬分，幸而有傅君沅叔，周君養庵，皆是游山的健將，皆來引我爲同志，自從他們前三年游過百花山，回來就對我預約再游，好容易等到今天才能實現，我們幾位朋友最怕土匪，很以游入深山數百里中，代我擔憂，大爲勸我中止，我是

接達摩嶺，又蜿蜒而過大鞍山，大寒嶺，風口嶺，到石景山花前的永定河爲止，一路南下，到大房山爲止這兩路無論從那路去游，在過程中皆可處處發生美感，就說游蓮花山吧，也須以百花山兩路的支脈爲過程，故此游亦以百花山爲名，我還有一點感想，也要說幾句，就是從前在北京的人們，大都懶惰化，一說到游山，如去游游香山湯山以及四平台的西山和南口外的八達嶺，或者

認為現在的土匪有計畫，他們早經曉得「取材宏富」的意義，所以他們的蹤跡必定在人烟多的地方，甚至北平市天津市乃至上海市，皆作了他們「取不竭用不盡」的倉庫，斷不會困在窮荒的深山中，專等我們這班書獃子來作他們「千載一時」投機的機會，所以我想到這裏，簡直斷定遠游深山必不足論，於是下了一個勇敢的決心，去應沅叔養庵之約，閑話已說盡了，快來說游吧，這次同游的人除傅周二君及徐君森玉外，又加入周君立之江君翼雲連我共計六人，在未出發前，沅叔就說「前三年游百花山是從山前而去，這次是從山後而去，再從山前回來，」大家當然贊成，遂於三月二十五日午前八點，由沅叔家同坐長途汽車，出平則門至石景山，過永定河，五十里抵門頭溝，轉搭門齋鐵路火車四十五里，到清水澗，考門齋鐵路本由門頭溝至齋堂共一百三十里，是為幹線，現在才築到清水澗，這條幹線，左為山巖，右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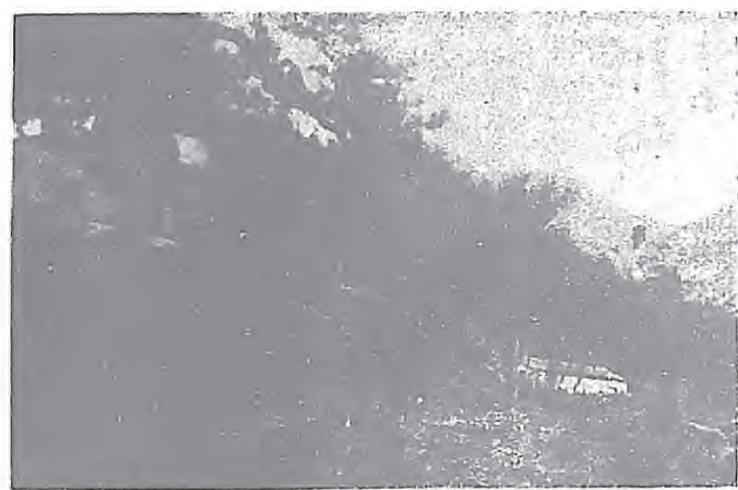
瑞雲寺畔溪流



永定河，（此河從懷來縣豬窩口資家營入宛平縣西北境二百餘里），中間經過山洞有十三個之多，從清水澗十五里到板橋站，是為支線，（此澗來源出自千軍台南的叢山之中，入於永定河），在這六十里中，山形皆陡，路徑皆曲，河澗皆環通山脚，故火車上行，皆作盤旋之勢，這種路工所需，自非尋常可比，可算民有鐵路中所難能的建設，不過此路運輸的目的，是在齋堂之煤，現聞清水澗以上幹路，無力繼續，故自齋堂運煤而出，還是先用騾馬運到永定河清白口，改用輕便鐵路運上清水澗的火車到門頭溝，遂使煤的運輸不甚發達，以致路的生活大受影響云，我們在板橋午飯後，換坐山輪，並僱騾子裝載行李用具，從此入山較深，必須有人指揮一切，大家公推養庵為總司令，幸而養庵才氣雖大，尚不

以山中地盤太小不足回旋為辭，於是欣然負責指揮，發了動員令，十里過千軍台，又十里登大寒嶺，起初從板橋出發，山皆石山，毫無林木，澗皆乾澗，毫無水流，很覺乾燥無味，到了千軍台，忽見山木成陰，澗中有水，尤其是雪白的海

棠花，到處盛開，間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一般，一直到大寒嶺皆是這樣的美艷可觀，嶺路很窄，山橋不能回轉，大家步行到嶺腰，又因泉聲震耳，香風撲鼻，精神陡振，直達嶺巔，又見長松蒼秀，獨立於毘盧寺前，看他的凌風落落，俯視一切的氣象，好像是隱逸好像是古君子，又好象是英雄豪傑，不料山樵唐突，斫下一個大枝，擗在道旁，真是叫人代他擔憂，我們很望有人代他謀個安全才好，養庵說「這大寒嶺古稱大漢嶺，或是從前遼宋分界的地方，」又聞去歲奉晉兩軍對於此嶺大作爭奪戰，可證此嶺在軍事地位上確有價值，我們看過他的形勢後，急轉直下，五里到嶺脚，宿在呂家村楊宅，呂家村爲嶺北的四村之一，連同楊家村張家村楊家峪的三村，名爲煤窩四村，我們今天由北平到此共行一百三十五里，絕不疲倦，一入楊宅大睡土炕，大咬鍋盔餅，大興「手抵足胼」的楊宅的老夫婦周旋，領畧這種山村的生活，直覺渾樸可愛，並且他家的臥房直對青山，院中雪白的海棠花也是盛開得如嶺南一樣，更覺山村生活受盡了天然美觀的供奉，即此一端，已叫我們城市中人看他們真似神聖，



唐兩岔口七里河等處，十五里到軍下，從煤窩到七里河，步步下行，山景的美觀和

家山家的生活狀態，皆比嶺南好的多，不過這一路的山徑，更比嶺南灣曲的多，我們在這裏走了十五里，左右前後步步都爲四山包圍，不知轉了多少灣子，實覺轉得沈悶萬分，正在伸氣不出的時候，忽見豁然開朗，出了七里河口，看見一條既長且闊的齋堂川，夾着南北山峯橫在七里河口，川流不息，叫我們的沈悶之氣，因此瀉盡了，土人叫齋堂川爲清水澗，殊屬大誤，這條齋堂川北通龍門澗直西通小龍門，西南通塔河田寺各有山泉湧出，匯於上清水村，成爲一壑，再由清水村東下經過齋堂護林村軍向七里河口等處，四十五里從清白口入於永定河，我們看這川流清澈見底中「石子磷磷」，「游魚可數」，而南北兩山脚下的各村莊，皆架搭板橋以備過渡，當我們初出七里河口的時候，一眼看見北山軍下台上數百家廟的房屋，高高下下如重疊的樓台，俯視長川，象由「盛氣」所成，絕不料北方山中居然有這樣的美觀，及從此沿着川流，向西十五里到齋堂，中間經過東西護林兩村，處處水木明媚山色含青，尤比軍下格外的幽秀可愛，我們在齋堂經過的時間很短，因對齋堂應游的名山竟未能游

，真是可惜，例如齋堂城北巍然獨尊的白鐵山，青翠連雲，美麗無極，聽說山腰忽然展開三四頃的平原，內有唐朝創建的靈岳寺，至今還爲一鄉的巨觀，如上山游到該寺，可以下看齋堂川碧水溶溶，紆迴如帶，東西齋堂在其左右，象是兩廡，所以要論百花山東路的勝景，當以齋堂爲最，不但此也，我們看東齋堂前山的烽燧三座，並聞黃草梁頂的烽燧七座，皆是完好如故，在明末的時候，這里駐的防兵很多，因爲齋堂西北境的天津關龍門梨園嶺洪水口小龍門等名爲五口，皆是對於口外的咽喉要地，然而明末在這里屯師防禦，終不能救其亡，可見形勝亦是可靠而不可盡靠的東西，到了民國十七年九月間，晉奉兩軍開戰的時候，晉軍乃避開京綏京漢兩路，出一奇師，問道而從洪水口進來，直赴齋堂，攻其不備，雖爲奉軍所敗，但晉軍終能牽制奉軍，不能在京綏京漢兩路上活動，因此促成統一，又可見齋堂形勝，在軍事上歷史上真有價值，象那樣雄厚的奉軍，入關數次，駐守京綏京漢兩路的部分又很久，何以對於這種歷史上的形勝，還不知道呢，不過奉軍不知守此而失利，與明軍知道守此而失利，却不可以一例論，總之西北形勝，是爲過去的帝國主義者，據險而守的要地，自古已然，不必說一表

裏山河一能作春秋霸者的根據地，就照這裏形勝而言，亦早爲唐時的燕之重鎮，在那閉關時代的野心家看來，自足顧盼自雄，無怪五代的軍閥劉仁恭破梁而後，就在大安山築宮室選美女，又與道士煉丹藥以求不死，並鑿山藏錢，不使人知，以致促成他的兒子守光帝制自爲，然而劉氏父子終爲晉王所殺，那末，徒恃地險布的



室遺址在那里。雖不能得，可是大寒嶺下的大安村常有古錢出土，已可發現劉仁恭秘密藏錢所在的地方，當爲考古家所樂聞，此等錢譜，養庵已在他中國畫學研究會

所辦的藝林旬刊第一期中登載過了，我們在齋堂午餐後，向西行，八里過馬蘭山的馬蘭村，村上樹陰的綠色，層層欲滴，泉流的水花，又層層欲飛，一種幽深而秀麗的美觀，不料在這裏又如入西湖的花塢了，並聞村南有個南澗，雖在盛夏還是堅冰不解，土人稱他爲萬年冰，又十五里過妙庵嶺，嶺則如故，而在前人所說的「離徑石垣」的妙庵，雖沒有看見，可是嶺前的山櫻花，同嶺後的杜鵑花，均在這種絕無人迹的荒山中，一齊開得如火如荼，剛巧碰着我們來游，或許

蓮花山北廟生長觀



不算辜負此花麼，我看北方的山容，因無林木，多是富有剛氣，很難令人對他發生愛不可離的情感，象這妙庵嶺居然如此的豔絕，豈非北方山容的變態麼，所以我們在此不得不多多的流連了，既而又遠看雲景，象是大海無邊，萬山皆沉，

這種不可思議的幻化，尤爲難見，獨有百花山的雲氣，一片一片的象是白鶴飛舞空中，超出那些大海似的雲景之上，更爲可貴，從此下行，達摩嶺就在左邊的足底之下，嶺南的金鷄台青士洞 史家營 蓮花庵 秋林舖 柳林水 元陽水各村，尙可看見幾處，尤以金鷄台 史家營爲最清楚，但在此下山的過程中，我個人忽有一種奇怪的現象，要說一說，在這個下行的時候，是在懸壁上看着灣灣曲曲的盤道轉折而下，俯看山下灣灣曲曲的梯田，正在眼底，於是把兩種灣灣曲曲的線形，同時皆迴旋於視線之中，一舉步間，不知發生物理學上的什麼作用，竟叫兩眼昏花，不能走動一步，難道暈車暈船而外，還有暈山的麼，因此稍爲定了一下神，才敢安穩下行，十五里過史家營，在離史家營五里的時候，天已黑，又遇雷雨，雖有幾根火把可照，已由爭先恐後的轎夫奪向前去，抬我的轎夫落後甚遠，在這深山巨壑中冒雨走黑路，幸而有好奇的心，可以征服恐怖的心，不過轎夫的行動，因爲地滑，又看不見道路，覺得他的脚步高高下下起落於亂石堆中，真是賣盡苦力，喘聲如牛，不免叫我們坐轎的有些不人道了，下來走吧，我又是一對近視眼，白天還可，在這個環境中，只有忍心聽他們喘吧，及過史家營，忽聞黑暗中泉聲碎碎，與雷雨聲，震動山谷，又覺大寒嶺和馬蘭村的泉聲，還是小品文章的音調，又上行四里到了百花山下的瑞雲寺住宿，我們今天由大寒嶺下的呂家村到此，共行七十二里，第二天早起，我以現時正在百

花山脚下，仰看百花山峯的確是高，可惜山花未到開時，如欲上去游覽，又無其他美觀的邱壑可言，已在前面說過了，還是姑在寺內外游覽一周吧，這寺砌於金，修於明，萬曆丙午間，內有元碑二座，明碑四座，碑文皆由養庵拓過了，寺前有古松五株，排列得如華表一樣，下照勝泉飛繞寺前，沿着深澗，奔向南去，聽說滙于坨里，確否尙待考證，這一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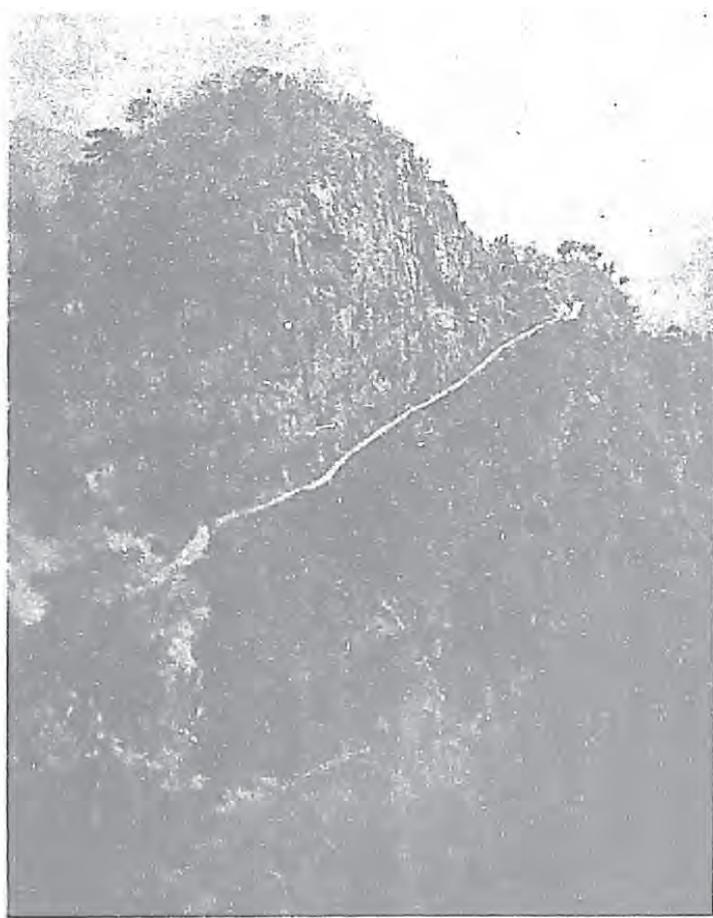
百 花 真 面

澗中巨石累累，其大如屋，或比屋大，縱橫卓犖，滿目皆是，以致泉流處處受激，成爲一風吼雷鳴似的聲音，既叫聽覺上發生極雄壯的美感，而水勢下落又成爲龍迴鳳躍似的姿態，更叫視覺上發生極神妙的美感，可算爲我從前所未聞見，森玉說「盧山諸泉與此相似」，我以爲尙不及此，現在天氣久旱，萬流具涸，這個泉流尙能湧湍如此，若值雨量應時，更不知美到如何程度了，瑞雲寺的佳景甚多，我因對此泉水已經玩賞不盡，實無暇晷顧及其他了，早餐後，照例題壁，又出發向我們的目的地蓮花山下行，七里過小溝口，十五里過百家墳三棒水等處，這一帶的過程輾轉曲折，皆在深澗中，仰視左面百仞高的懸壁，異常光滑而平直，象由人工的快刀削得整整齊齊，又仰視右面百仞高的懸崖，則又如鬼如怪如神如仙如百獸，真是不可摸捉，同一懸壁受了造化作用，相異如此，我想凡事皆可作如是觀，正在可喜可驚可異的時候，又五里，忽從澗道最深處，數轉看見四面懸壁包藏一個巨壑在當中，那些白溜溜的水痕，映在四壁上，有數丈之高，而一種陰幽氣的刺激力，覺到很強，聽說這里叫野貓溝，抬起頭來又見正面兩個懸壁，在白雲中相對如門，門內排列無數的峯頭，就是蓮花山了，又從此上行五里，轉折幾十個灣曲，才到山坡，這裏本無山路，自從前年由劇界鼎鼎大名的楊小樓，花錢二千元，就懸壁上鑿開山路，始能通行，小樓小樓真是雅興不淺，却比名伶梅蘭芳，只知在他個人的別墅中，極意講求「畫棟雕梁」高明多了，從山坡上山，全是極窄極陡的盤道，步行五里到北寺的古真堂，中間行過鴿子翻身的地方，

相傳最險，不錯，但在我們的勇氣之下，並沒有把他當着一回事，皆是從容走過，入北寺後，聽說山的極峯，還在五里之上，惜乎無路可通，安得再有小樓第二來呢，上山後，蔡義軒道士招待吾們所住的古真堂前院，也是小樓一手修成的，他並常帶家眷來游，可見他的人生觀，也與我們同，旁邊有個蟠桃宮，是由舊軍閥張懷芝修成來住的，這些軍閥先生除以租界洋樓爲安樂窩外，還能到這種深山中修寺游息，算是難得，有人說，他們是要學道士的長生術，想把租界生活可以享受永無了時，這話亦未常不是呵，北寺的山景，沒有多少的壑邱，步步峭壁，頗難周旋，當由蔡道士帶游古真堂的太古洞，蟠桃宮的九蓮洞，洞的內容均不甚大，兩洞景則以九蓮較勝，且略有石鍾乳，並有水池，尙覺難得，我們今天從瑞雲寺到這裏走了半天，共行三十八里，雖不算多，但因接連三天，總共行了二百四十五里，大家以爲應得休息半天，我更因失眠，閉起門來，補睡了一大覺，第四天早起，同養庵翼雲森玉游長春聚仙兩洞，洞的地位皆在懸壁上，已覺奇險可愛，正對聚仙洞有個孤峯很高很尖峭，上面並無路徑，不知他有什麼魔力，能叫我們對他發生美感，非要冒險上去親近他不可，於是手攀樹枝，足搭壁縫，一直上

到峯巔，看他爲羣山所拱，其勢並不見孤，正對長春洞有個三峯並立的三角山，也是很高很尖削，很有美觀，又聞右面的明星洞，和比邱洞，都比聚仙長春兩洞深大可觀，皆因懸壁奇險無路可通，只歎「望塵莫及」而已，游後回寺，過鳳凰嶺，如見神鳥收斂長翼，棲在梧枝頭上，不料在這四圍可駭可怖的巖巖中，也有這種靈秀可愛的邱壑，可以和緩我們的感覺，午飯後游南寺，上行懸壁，盤轉數里，過南大門，從天然的結構上看起這裏來，僅有峭壁尖上一角的尺寸地，因用人工鑿成南北兩寺交通的紐樞，所以行到這裏，須用兩手幫助兩足，才能通過，聞前六年臘八日這一天，南寺信徒

蓮花山南廟山逕



王禮秀，曾從這里捨身跳下，我們登在南天門上，俯看四面的千巖萬壑，好像是蒼海中的烟波，起落變化，不可測度，又好象是「恆河沙數」的蓮花，在碧空的天池中，齊來擁護這座蓮花山，流連過後，又下行數里，到南寺名長星觀，觀內觀音殿前的雙松，合抱高聳入雲，殿後的蘋果花開，香聞滿寺，殿旁的聖水洞，還是本來的面目，藏在天然的幽林中，比北寺太古洞九蓮洞毫無人工的塗飾，是覺可貴，游洞後，入一室，看見湖南曾女道士的相片，才知他是這蓮花山南寺的住持，聽說桐城馬通伯先生，以師禮事他，可見他的道力了，而我對曾女道士，曾因去年右臂大痛，承吳心毅先生，在北平請他代我推拿數次，至今還未酬報，很覺抱愧，姑且對他這山中的肖相，拜手致敬而去，出寺，又里許，走過二尺多寬的石梁，兩旁的深澗，皆是望不見底，又忽然走上一個險境，名叫閻王鼻，閻王這一個東西，本是中國神話社會



蓮花山南廟長星觀

身可算是大道了，我正在這裏比較，忽然下雨，頗見窘况，惟有鼓勇再行上去，汗流浹背，走到聖米洞，這洞也在懸壁中，入洞的路，也是人工的，所謂聖米者相傳洞中有碎石，象米豆，前有顛僧煮以爲食，因此名叫聖米石塘云云，蓮花山洞，從我們這兩天所游過的，比較起來，以此爲大，我們又在此照例題壁，但這次題壁，皆是用沅叔帶來的批書舊硃墨，可見我們重視此山了。回北寺，商討明天游涿州的三坡，因有幾位不肯贊同，遂作罷論，第五天早起下山，從山前回去，皆是平路，十里出野貓溝口，又三里出孟蘭教口，又六里到柳林水村，（從蓮花山前登山，就從這村北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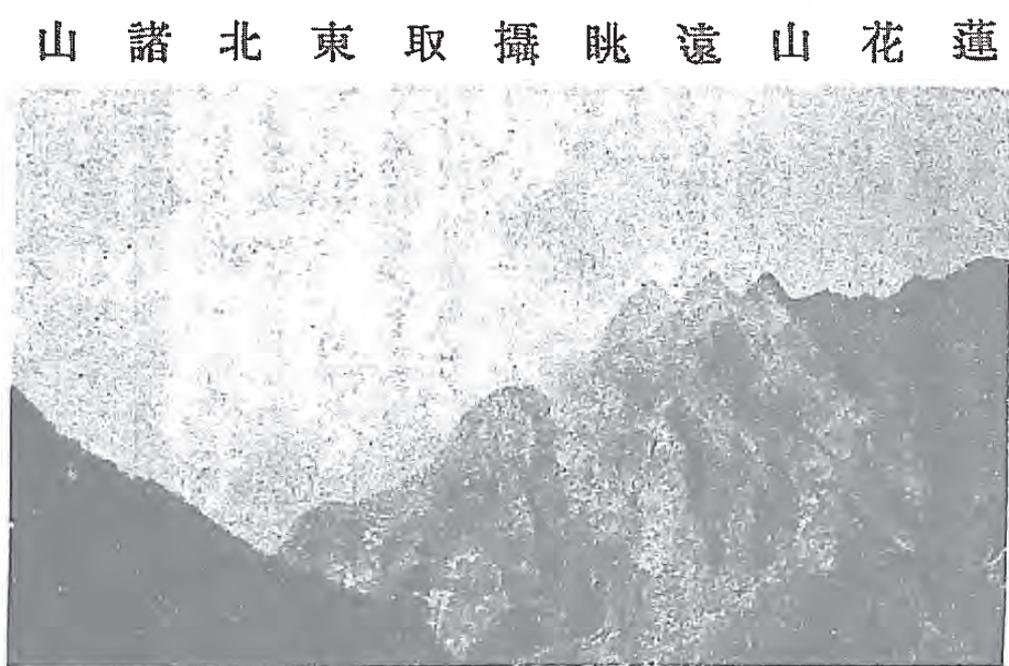
認爲最可怕的東西，况乎走路走到他的鼻上，可以想見這個地方險到什麼樣子了，我們居然在他鼻上照像，又考查他鼻上所挂的什麼鐵鐘，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所造成的，並更走到他的鼻尖上去，望下一看，真是不敢下去，幸而從他鼻尖上挂了十丈長的一根鐵繩，叫我們吊着兩手一直繩下，又下行數里，走到一個光滑無路而用人工作成脚印的石坡，名叫虎瞪眼，顧名思義，叫人怕他與閻王鼻相等，直從此下行可到山前柳林水村，在後山的山路，未由楊小樓修成的時候，凡游人往來，必須經過虎瞪眼閻王鼻才能到南寺，我們這次是從後山游來，彼時經過鴿子翻身的地方，就以爲險得很，現在回想鴿子翻

，又十五里出賈家溝，以上謂所出口的話，皆因兩山夾着澗道，一段有一段的邱壑，而在一段邱壑較大的山澗，又皆有天然的門戶，作各口的根據，所以經過這些地方，不能不說是出口，但出賈家口後，就有很闊的河身，曲折以向東南，大與山澗的形狀不同，是否就是發源於大安山的大石河的河流，尙待考證，可惜天旱河水很淺，又六里過九道河，河水較大，又九里到長操吃午飯，長操是一村名，我們這幾天所經過的地方，皆屬宛平縣境，現在這個長操已屬房山縣境，這村四面環山，山脚四面抱水，水中白鴨成羣，水上四面高高低低映着很茂密的桃杏的綠陰，間有紫色楸花高出綠陰之上，這種天然色彩的調和所表示的美觀，殊覺可觀，我們從此行過東巖，仰看山頭上大大小小的山澗，不下多至數十口，這些巖石皆是水層岩，山洞又是激瀾遺跡的形態。可證這些山頭不知在若干年前，皆在水中，現在居然變成高山，又不知在若干年後，如何變化，還當請教於地質學家，乃從這里向東行去，因為兵災之後繼以旱災，以致河盡無水，山盡無木，這種現象觸動我的感想，並不僅歎山水減少美觀，又代社會問題有點作急，因這五六天經過的地方，生產的大宗，只此有數的果樹而已，其次就是靠天收的石田所產的食糧而已，再其次就是零零碎碎的煤窰而已，一般勞動的生活，打柴而已，措炭而已，趕驢而已，在好的年頭，不管有產無產，已是大家一樣的難過，現在呢，有了兵災，果樹砍去不多了，有了旱災，石田格外難開了，有了托拉斯，窰業早受壟斷了，打的沒有得打，措的沒有得措，趕的沒有得趕，所幸這些深山閉塞已久，風氣純良，抱定「餓死不作賊」的老百姓，還能忍苦受窮，聽天由命，不過以後是否永不受飢寒壓迫成爲政治問題，不能沒有「杞人憂天」的感想呵，森玉石說「前年來游的時候，看見這一路的河流之大，和林木之盛，上接長操，下到琉璃河，皆成一氣，却是百花山途中最爲引人入勝的妙境」不過我們前年沒有來游的幾位先生，聽見這些話，固然歎這幾年山水的運氣不佳，亦復自歎游的運氣不如他們多了，又八里過紅煤廠，這裏是高線鐵路支線從佛子莊而來的終點，其由坨里到青港，是爲幹線，幹線專運烟

山 後 塘 石 米 聖



煤，支線專運紅煤，現在只有幹線運煤，支線已停，高線公司因對銀團之債務不清，已將管理權讓渡了，又四里過黑龍關，二里到龍神廟，廟後靠着面港山，前對後嶺，左有大坨山，右有烟筒山，這些山名皆是土人說的，是否的確，尚待考證，看這四山包圍裏有個方廣數里的黑龍潭在其中，水光碧綠，遠看龍神廟的殿閣，高出濃陰淺黛的樹林，返照在潭



蓮花山遠眺攝取東北諸山

水之中，好象到了西湖的裏湖邊上，在湖光倒影中看見留餘草堂彌勒院暨瓢別墅的崇樓傑閣一樣，這種美觀，更不料在北方游山時得之，我們渡潭宿入廟中，殿前有元碑一座，碑文是歐陽玄撰的，字是楊德庸寫的，碑額是周伯琦篆的，立於元朝至正十四年十月，養庵已將碑文全字抄下，我僅把碑額上所篆的，「大都房山縣大安山勸建黑龍潭廟記」十五個字記下而已，現在這個廟是聖米石塘的下院，又爲佛子莊黑龍潭班各莊陳家台四村所共管，就中如龍潭村乃屬於宛平縣管轄，大有特別區域的樣子，我國行政區域，如省的分配，出於「犬牙相錯」，係從消極的牽制以防省有變化，此因政治上時代的關係，不得不然，不料小至一村，亦有此等怪象，何以熱心談自治者，僅此區區，還不能把他釐定一下子呢，我們今天由蓮花山到此，共行六十里，第六天早起自黑龍關出發，七里到陳家台關帝廟吃早飯，廟內有國民小學兩處，共有學生七十餘人，每年經費，共支四百十元，除由官產收入中支出一部分，以及高線鐵路公司，每年捐助二十元外，其餘就山村戶公同擔負，但以村戶五百家計，其應該入學讀書的兒童，絕不止七十餘人，聽說前二年，尙有小學四處，學生二百餘人，自從這兩年打仗，村戶擔負很重，不能再有餘力幫助學校，遂使小學減少四處，學生減少一百多人，可是經過打仗的地方，不止陳家台一處，其他各村

的小學和學生必同這里一樣減少，可想而知了，唉，從前私塾制度真是不好，不過鄉村子弟尙可多認識幾個字，就是遇到打仗的時候，而私塾先生所收的束修，與什麼財政問題毫無關係，只要打仗沒有打到先生書房裏去，先生自可教書不

斷，現在講到小學，當然與財政有關，講到財政，當然與打仗有關，所以一經打仗，學校無不減少，甚至關門，在經濟充裕或文化發達的地方，尚易補救，若照這五六天所經過的地方看來，還能說經濟充裕，文化發達麼，就是不打仗，也沒有什麼教育可言，況乎打不一打麼，所以我

在這種衰落的教育狀況之下，敢說一句不合潮流開倒車的話，與其全靠地方財政所產生的小

學，還不如同時把些私塾改良改良，讓這些失學的兒童，多認識幾個字，或是這些鄉村程度

上所需要的東西，又五里過河北村，李各莊，這裏的村景，具有一鵝犬桑麻」的風致，與陳

家台相同，尤其是村中人家的住屋，皆是整整齊齊的作一直線，建築在一條數里的長隄之上

，無不門對山溪，樹遮曉日，假使在溪水充滿的時候，經過這裏，不是同江南極美秀的村莊

一樣麼，又二里過東莊村，二里過甘河村，二里過煤嶺，口北的河流轉而向東，去琉璃河已

近，我們從此走過嶺，已與河流離別，視覺上的美感不免減少，以致游興忽覺疲倦，等到過嶺而後，算是完全脫離山境，千里平原，毫無障礙，又忽覺萬古心胸，大為開拓，依然沒有什麼疲倦的感想，又五里過上萬村，五里過四位，四里

過洛平村，四里過衛各莊，五里過王子村，三里過盤道坑，八里抵長辛店車站，滿擬隨時可搭火車回平，不料聽說「什麼漳河橋斷，火車不能過來，恐怕又要預備打仗」云，只好各乘人力車，五十里回平，我們今天共行一百十里，這兩天

的歸程，總共行一百七十里，再統計往返的路程，共為四百十五里，因為養庵要發行一個游山專號的刊物，叫我把這六天的游程，說個清楚，並把我游山中所謝的金詩二十一首，一齊和盤托出，以博同游的諸位先生一笑，

聖米石塘崖石題名

蓮花山鳳凰山



己巳三月傳沅叔來游同行者江翼雲周立之凌直支徐森玉周養庵

己巳三月杪偕長汀江庸建德周學淵紹興周肇祥泰縣凌文淵吳縣徐鴻賓來游江安傳增湘記距前游忽忽四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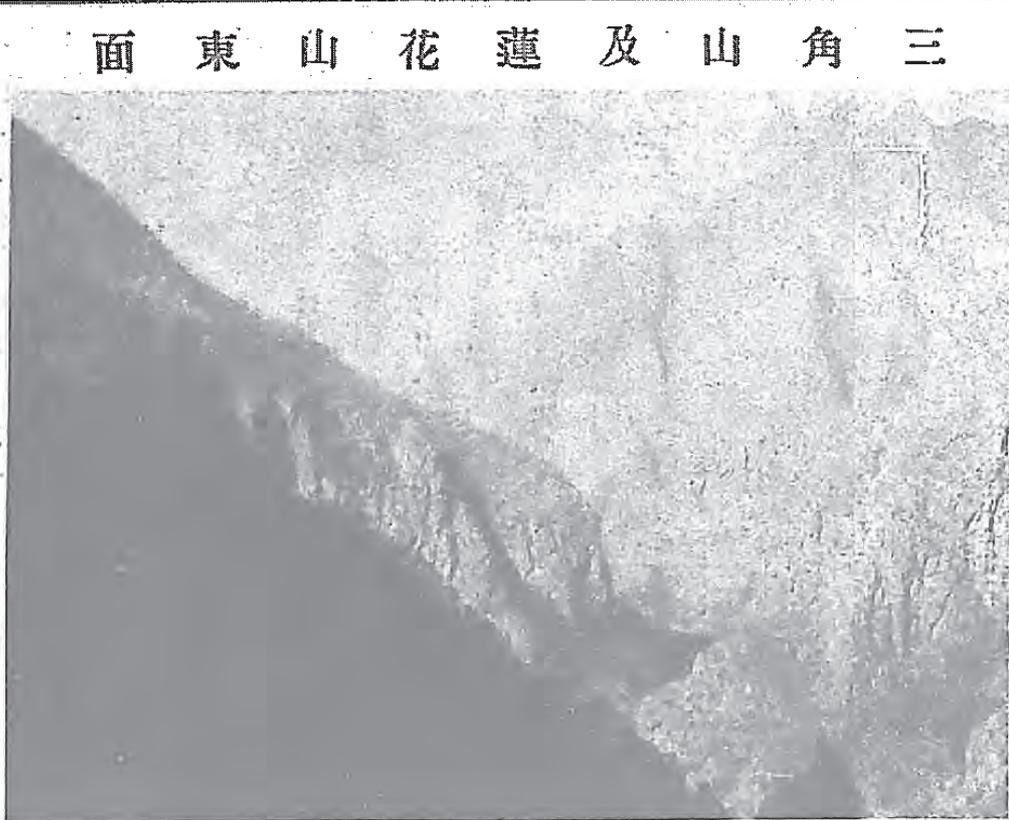
己巳三月長汀江庸來

己巳三月二十八日泰縣凌文淵游此故記之

周養庵冒雨再來讀舊題因記

六日山行記

紹興周肇祥養庵



三角山及蓮花山東面

前清時燒琉璃瓦、供宮禁壇廟用、工部設監督司之、今為私人營業、協和醫院、燕京學校、建築所需、取給於此、丁家灘之西、山嶺雜沓、工作難施、繞而南、經龍嘎啦、孫家台復北行、歷下韋甸、鳳頭嶺、酒園、為一大灣形、折而西南、東西石窟崖、石佛嶺、至色樹坎站、十公里餘、安

北平之西、皆山也、愈深則愈奇、乙丑秋八月會為百花山之游、取道坨里、是由南路入山、而北路之勝可望不可即、懷而莫釋者又將四年、今春商諸沅叔森玉繼前游、而靜庵已謀食濱江、得新游侶、為凌君直支、周君立之、江君翼雲、翼雲與門齋鐵路公司熟習、期以舊歷三月二十五日、於門頭溝備車相候、余先日遣蒼頭胡士林、赴三家店覓輿騎、屆期會於沅叔家、卯初乘摩托車、携僕從三人行、出阜城門、五十里至門頭溝、天旱水落、永定河不絕如綫、旱極必靈、夏秋之漲可慮、門齋鐵路公司遣人款待、旋登車、詢諸輪運課長方君鶴珊、知此路已成者三十餘公里、工艱費巨、集股三百萬已用罄、僅於板橋收買土窩煤、輸售平津、藉維其生活、齋堂煤鑛之開採、猶有待也、工程師劉悅仲云、自門頭溝至清水澗為正綫、清水澗至板橋為枝綫、皆國人所自築、鑿山穿隧、凡十三處、正綫擬經青白口、達齋堂、清水澗以上、祇有一段通軌車、餘未敷設、出圖相贈、甚明晰、國人自築路、京綏外此其一焉、已正開駛、過城山嘴、琉璃局、茶棚、溝子園、野西河灘、冷各莊、而至丁家灘站、九公里有奇、城山嘴居民燒灰為業、琉璃局

家莊產煤於此裝運、下葦甸山勢陡峻、峯頭一寺已半圯、土人云、昔年有大盜悔悟、出家修行、此其遺構、石窟崖舊有窟、潛通山頂、今已毀塞、經小崖子南澗、王平村、落坡嶺、至清水澗站、特短、將四公里、若由此仍沿永定河出豬窩口、以達保安之沙城站、其坡度視居庸關減半、徑亦較捷、惜京綏初築時、審擇之疏也、自是偏南、湖清水而西、水出大寒嶺、東北流、注於永定河、過清水澗村、櫻桃溝產櫻桃、東西桃園、大台村、潘家澗、窄石台、至板橋、九公里半、門齋公司收煤處為備飯、與騎早候於站、飯後西行、七里莊、多煤窰、價至賤、百斤銀三分、轉輸之艱、貨棄於地、國都南徙、人口頓減、窰多停採、八里千軍台、有古槐、中空、皮骨僅存、枝葉特茂、村外牽山嵯峨、雜樹叢密、澗壑幽邃、烟雲沖深、五里大寒嶺、古稱大漢嶺、越嶺而南、漸入漢地、嶺之得名、必於遼宋時也、一逕盤曲、躡磴而上、多白海棠、方盛花、天桃未落、紅白相映、光豔照人、澗水潺潺可聽、磴道盤曲、數十折至嶺頭、有毘盧寺、意即古大士殿遺址、清康熙十八年、詹事府正沈荃碑稱、大方上人澄翼、不食五味、刺舌血書華嚴、宴坐嶺間、誦經為業、感里人為構數椽、後成名刹、道光四年、兵部主事李涵、撰添建文昌閣記、則云寺建於前明、是其地本有寺、或歲久頽廢、澄公募緣修復、長安可游記、嶺上高松如蓋、出天際、今寺有松拳曲、高僅出簷、惟隔牆一松、時骨幹尤古、枝枝矢矯、有巖峻之觀、在明時已見稱、其閱世可知矣、下嶺五里煤窩、即古泥窩、有四村焉、曰呂家村、楊家台、張家村、楊家村、時已薄暮、與夫况瘁、因止宿呂村楊姓家、居民八十戶、楊姓二、餘悉呂族、問住此幾世、不能對、語音重濁、迥異北平、山深土厚、故耳、產胡桃杏仁、胡桃味甘滋益、歐美人喜食之、秋季入山收購者相屬、水旱無憂、坐以待價、真樂土也、得黍米、雞卵充晚餐、各出所携、相與雜食、沉叔燃燭、校顧亭林詩、盡一卷、二十六日、卯正行、三里兩岔口、杏村繁密、連山被谷、層層相接、直至平地、遲來十日、花時已過、嫩葉疏陰、猶可把玩、東望一山、透迥高曠、朱萼綠樹、儼披畫圖、疑即楊家台村、七里新立屯、五里軍峪下村、一里上村、山不高而方廣、如列屏、人家依山結屋、稠疊峻整、清溪前橫、崇嶺遠揖、氣象開朗、宜其富庶、自王家山發脈、節節脫卸、護夾交纏、體格足貴、王家山有銅鑛、未採、五里東胡家林、又五里西胡家林、一水中分、村落修潔、今名護鵝、不知何本、村民種芥、黃英爛熳、如南中菜花時也、三里見道人何道旁、詢之、乃韋姓、蓮花山遣以相逆者、自得入山訊、昨已來候齋堂矣、二里東齋堂、有元女廟、入村、飯於村董王敬之家、齋堂山水窟、元時豫章熊自得、偕崇興張真人來居、撰燕京志、歐陽原功、張仲舉、皆有詩送之、仲舉稱其貫穿百氏、惜所著不傳、今補志燕京者、殆無其人、益

老 虎 窩 躍 馬 石 塘



深景慕、齋堂分東西二村、各三百餘家、有學校一、舊設平羅營把總、與巡檢同駐守禦城、城建於明代、地近邊障、沿河設烽火、資扼守、自蒙古內附、塞北設縣、而邊患遂息、人民不覩兵革者二百餘年、庚子之役、西山深處、未嘗苦兵、前年晉軍出奇、從間道入洪水口、襲齋堂、以撼北平、奉臨以重兵、慶戰經旬、晉軍始撤退、至今談者色變、其戰鬥之烈可知矣、山多煤礦、無烟者良於晉產、有烟煤近方試採、以朱家峪為佳、與夫狡懶、早行故遲遲、抵此已亭午、王城峪有古靈巖寺、不及游、余欲取道清水、以達山坡、轉從秋林舖至百花山、商之諸君、未許可、乃變計、逾妙庵嶺、達瑞雲、途長路阻、買燃炬、挾之行、渡河、源出高窩舖、經小龍門、挾諸山之水、下流至清白口、而入於永定河、三里馬蘭山、曲折上坡、

中平傲若台、故曰馬蘭台、問法曠庵、無知者、

五里馬蘭村、在山壑間、烟霏嵐翠、朝暮

陰晴、瞬息變異、泉水自龍潭流出、清冷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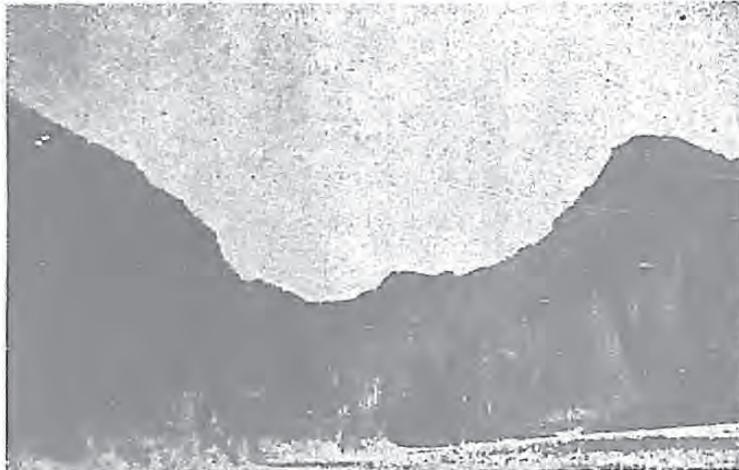
冰、雲樹深密、脈落交縈、穿田墜澗、耳不暇

聽、目不暇接、小憩掬飲、空巷出觀、婦女大

髻、巨耳瑤、雖髻年皆纏足、夫纏足苦事、而

士許給衣食終其身、為之慨歎、沅叔讀舊題、不勝今昔之感、立之用其壁間韻賦七律、余和之、三十七日、黎明出游、翼雲示以詩、今日為

其五十二歲初度、生日肯到此、能於此過生日、都非偶然、賦二絕為祝、歸當寫松筠以贈、百花路險、衆憚於行、余留錢於殘僧、為剛金蓮花、題壁而去、仍經史家營、赴蓮花山、村民採諸葯草、熬煎成膏、可祛鴉片毒、理門中人歲往收之、十里小溝口、五里白家墳、四里三捧水、五里榆林澗口、蓮花山南道也、峯巒迴合、澗谷交錯、披雲躡石、躋高轉深、新闢磴道、伶人楊某所施、費金逾千、狹不中度、舍輿解鞍、杖策



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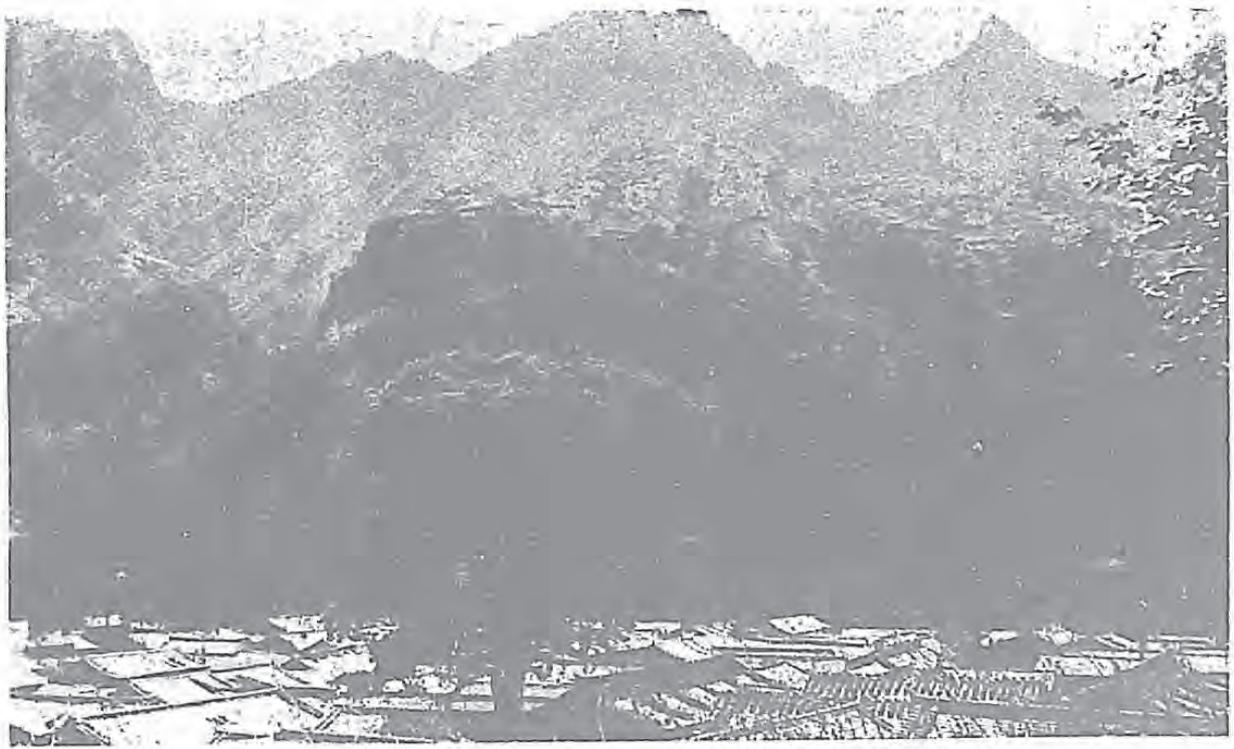
山鄉女子甘受不辭、以今日勸放之難、知往者勸纏非易、由勉強而成自然、其錮蔽蓋已久矣、三大士閣、十丈高松、皆無可踪跡、村盡涉磴、鳥道盤旋、高入雲表、與夫望而畏沮、遇難行、則舍輿徒步、路絕而嶺、嶺轉復路、數回不可盡、倦而稍休、北望齋堂諸山、俯伏闕外、馬蘭村若在壘底、天末連山簇擁、騰蹕奔走而南趨、下瞰崖谷、叢灌蔽虧、山櫻桃盛花、如茶如火、吾輩方玩其華、與夫乃盛稱柴薪之美焉、賦詩悼之、又里餘忽得平曠、負陰向陽、石垣頽圮者、妙庵也、象設無存、一檜高壯、逾嶺已申末、見金鷄台在肘下、知程途尚遙、促與騎趨行、而諸君緩步當車、曾不知覺、漫山杜鵑、叢生競豔、姿態翩翩、土人呼為乾枝梅、開落空山、誰其與賞、折一枝簪帽側、

口

並語胡士林、安排來春移植壽安也、仰矚百花山、微雲一抹、忽見忽隱、六里鶴子山、十里迴青澗、行疆礫中、出澗、天漸昏黑、山雨驟來、炬少不遍、給冥行躑躅、三里史家營、瑞雲遣人將炬迎、抵寺已戌初、雨益大、夜深乃止、問寺僧、悉縮廊下、自云訟累難支持、三年前捨寺與長生觀、為下院、蔡道

其五十二歲初度、生日肯到此、能於此過生日、都非偶然、賦二絕為祝、歸當寫松筠以贈、百花路險、衆憚於行、余留錢於殘僧、為剛金蓮花、題壁而去、仍經史家營、赴蓮花山、村民採諸葯草、熬煎成膏、可祛鴉片毒、理門中人歲往收之、十里小溝口、五里白家墳、四里三捧水、五里榆林澗口、蓮花山南道也、峯巒迴合、澗谷交錯、披雲躡石、躋高轉深、新闢磴道、伶人楊某所施、費金逾千、狹不中度、舍輿解鞍、杖策

邁往、赤日鬱蒸、腰脚爲憊、凡數休息、乃逾險阻、恨不從東安大嶺來、或可再觀芳菲耳、住持蔡義先、率女冠迎於門、指古真堂北院俾居、醮禮久虛、喧寂遂異、古真堂當太古洞前、洞深四丈、皆白土、細潤可聖、壽安多有、乃詫爲聖土能療疾、異哉、舊有樓、亦楊某捐建、野火燒毀、撤而爲堂、方事工築、磚木運自房山、琉璃取自北平、既勞且費、而蔡道士不少顧惜、殆劉仁恭之後身耶、住山四十年、拒虎豹魑魅而遠之、以開北廟之傑構、行業誠有過人者、齋罷、游聚仙洞、洞深闊若堂、有榻可栖、過長生洞、當門爲屏、蔡道士避暑處、云有狐守之、歸坐塔除、憑欄看山、千峯萬壑、層疊環拱、而百花大障、高逼天際、顯光十柏、約略可指、其外一峯卓立、孤標秀出、耆老云、百花雖高、終讓靈山一頭、此其是耶、抑如蘆湖之見富士、山靈故示一面耶、須臾不可復觀矣、疲身早睡、酣適無夢、二十七日、曉色微白、有鳥飛鳴、若喚修行早起、披衣跡之、不可得、坐石傾聽、



長

聲聲清切、殆念佛鳥類也、劉道士導游長春洞、洞在鶴子翻身南、有徑可通、深約半尋、置三石象、東阿出土、宋大觀時物、高皆三尺餘、張懷芝運至山中、乃爲俗工改作、古物之厄、劉道士指三角山、云有明星洞、摩訶祖師初擬卓庵、夜見對崖放光、乃捨而東、卽今之南廟、比丘洞、在明星洞北、隔一山澗、深里許、中有三池、路沒不能往、山中久禁樵蘇、草木叢密、異花不可名、丁香含蕾未放、黃精鈎吻、抽芽吐穎、黃精太陽之草、久服益人、鈎吻太陰之草、誤食殺人、於此見君子小人、皆天地所生、親賢遠害、由人自擇、採黃精與森玉其嚼、行吟而歸、飯後復作南廟游、路新修、稍坦易、先至聖米石塘、徐倬碑今已失、拭舊題誌歲月、南廟鐘樓、有明天啟年、比丘真祥募造大鐵鑄、門外壁間嵌兩石、聖米石塘韋駄殿記、年月被鏽、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記、靈水村生員張顯宗撰、謂住持王來水、矢志苦修、有阜城門董瑞隆者、發心

操

村

捐修、乙酉二年興工、三年而訖、證以諸石刻、斯山之為羽流居住、常在康雍之世、而嘉慶十三年任玉佩撰記、有菩薩殿裏外禪堂之語、或其後一度復為僧居耶、近代住持、有女道士楊清風、宛平人、年至一百四十七歲、其徒牛理先、山西人、一百二十六歲、蛻化時有異香、仙樂之瑞、今之蔡會皆其嗣也、閻王鼻山神廟、三柏知古、小鐵鐘懸枝上、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六日造、善人栗仲成、信女趙令秀、崖上繫鐵練六十餘尺、始於康熙十一年住持道人妙通、施主趙埋城、不知何時毀失、道光二十一年、下清水、鷄兒台、清土澗、三村匠人、有慶馬廷泰、劉顯宗、張元平等、施與之一、則鑄石殿角、一則鑄牌練間、新道若加展闊、於山半開通南廟、繞越可孕、此曾女道士之事也、曾住北平、其再傳弟子崔姓等居守、出苦梨葉淪以供客、味苦而馨、常讀舊五代史、劉仁恭禁江表茶商、自擲山中草葯為茶、以邀厚利、改山名大恩、茲山產茶、自古已然、朔方商燥、草葯清涼、功用尤適、人嗜南茶、無復過問、地利棄矣、吾飲於百花山而甘之、此特清異、因乞一囊、道士不吝也、庭前雙松、

左株為雷櫻擊、爪痕宛然、生理未損、蒙難堅貞、此松有焉、勝泉在廟後巖洞中、懸流下滴、蓄以供衆、洞外石乳、蜿蜒如龍揚鬣、崔道士導游南天門、一石中空、擊之鐘磬、云是摩訶祖師誦經木魚、附會可笑、又指崖石千聖萬靈字、為



關

道士王禮秀於甲子臘八書罷、捨身投崖、肌膚無傷、坐龕八十、柔軟若牛、立塔廟後、桐城馬其昶頌之、禮秀山東長清人、蔡道士謂其證小乘之果、道教亦有大小乘耶、無惑乎南廟之祀達摩矣、南廟來脈嶄絕、屏張帷翼、鳳山孤直若旌節前導、神明之區、是生龍異人、斯山結局、當在此也、從原路返北廟、更為山坡之商榷、劉道士謂須折回瑞雲、取徑秋林舖、以達佛宗塔、往返將二百里、若並游上中山坡、則仍須由北道歸、直之勇氣勃勃、而諸君憚攀涉、復有愛於南道溪中、森玉有事須歸、與夫又故作畏怖之態、祇得留為後圖、入夜作諧詩之談、諧詩者、各舉近人所作可發笑者也、沉

叔見聞博洽、倘輯錄刊行、必令人絕倒、今日詩家之多、有以哉、山中題名、推沅叔執筆、於古真堂左崖石上、研乾隆硃錠書之、二十九日、黎明即起、飯後而行、徒步下山、與騎待於野貓溝、蔡道士以石蜜為贈、瑞雲之產、百花之精也、遣人前導、又出送於長春洞、止之不可、數致慇懃、但聞聲出木末、仰視不可見、或喟而已、翊雲與我皆有詩、三里榆林澗口、九里柳林水、八里賈家口、沿流下行、水澗石出、溪聲山色、不似前游清美、十五里長操、尖於程家店、會宿其處、主人猶能舉我姓名、門前古楸正花、里巷殊蕭條、詢悉去夏奉軍自易縣撤退、絡繹而過、三日夜不絕、微發糧秣至十餘萬、元氣凋傷矣、未正離村里、許道旁疊石巉岩、孔穴透漏、昔為波濤冲激而成、滄海揚塵、不知經幾劫也、六里紅煤廠、前過此食柿、今枝頭繁葉、僅如梅杏、亢旱不雨、恐秋實亦難佳也、八里佛子莊、溪水更淺、田多未種、惟河涯苗麥、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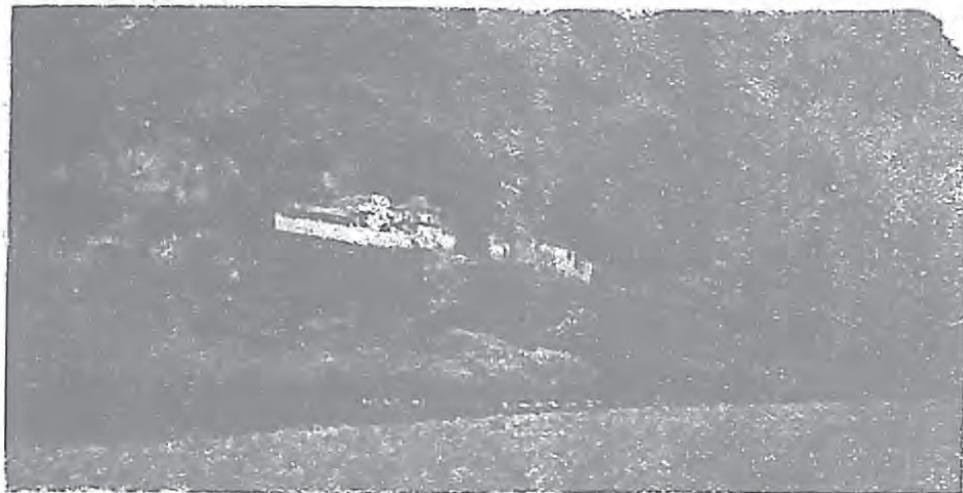
德可愛、亦錐刀之末耳。二里黑龍崗、一里龍神祠、踞潭上、元至正十年、中書平章政事搠思監奉詔留鎮、五月至六月不雨、遣留司都事薩理彌實、奉香幣、與玉虛宮張真人門徒明道洞微大師畢輔貴往禱、明日龍見、大雷電以雨、畿甸霑足、因募衆、以壘石築壇、廟而擗象、十四年夏、又旱、復遣薩理彌實往祈、並囑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爲廟記、玄病著痼、強起賦禱、丙午大雨、乙酉又雨、歲有秋、玄疾亦甦、乃記以文、又爲迎享送神之詩、刻於石、書之者、房山縣儒學教授楊德庸、篆額者、崇文太監周伯琦、可稱三絕、碑陰刊官吏道教耆老助緣人名、不知何年倒地、重立乃反樹也、歸當遣人拓之、殿有清雍正御書甘澍普應額、乾隆四十四年修補碑記、高陽縣生員常爾瑜撰、謂



明萬曆三十一年、邑侯李公憂旱、祈禱獲雨、邑人頌龍君之德、書諸石、遍訪不得、祠左右皆道士墳、形類方塔者、意是元代造、無碑、磚上刻有謝道師三字、與諸君坐潭畔磐石、看羣鴨游泛、綠波白羽、天然幽靚、既而山氣漸合、暮色蒼然、返祠治飯、祠爲班各莊、陳家台、李各莊、南澗村、所共管、以其頹敗、將事修飾、爲蓮花下院、糾首集議於庭、蔡道士捐銀二百、遣其徒李理明經紀之、理明爲道沿河口大悲岩之勝、辛亥二月二十二日、鳳集巖畔、百鳥隨從、大日爲蔽、鳴聲鏘鏘、逾時乃去、鳳兮鳳兮、何得之衰也、訪以房宛之蓮、夜深始睡、三十日早起、李道上復與言龍君軼事、以重修勒石之文見屬、余念人民苦兵憂旱、待澤孔殷、願乞霖雨、爲我濡筆、當撰記以繼圭齋後、卯初即

行、五里班各莊、二里陳家台、李道士候於元君廟、爲辦粥食、廟設初級小學校、晤校長馬振名、有學生七十餘人、課性依定制、而注重珠算與尺牘、頗適農家用、惟背誦耗腦力、書不通解、背誦何益、村民五百家、多運煤爲業、素鮮蓋藏、兵事之興、橐駝被掠取、加以支應攤派、縣官媚軍以苦民、水益深、火益熱、衣食不贍、兒童奚暇學、學亦拙於費、不能多收、生、教育局未常與一錢、高線鐵路公司、歲助二十金、亦久不給矣、五里河北村、一里李各莊、二里東莊、二里甘河、誤走捷徑、遂逾煤嶺、嶺產劣煤、路聲礮、驢馱橫道、與犬怨焉、三里北車營、五里

上宛、五里四衛、四里洛平、多粟聚、四里衛各莊、林樾中見兩古僧塔、未得訪、北望馬鞍諸峯、如怒驥回首、戒壇隱其背、渾河橫截、又如驥之就槽、天開勝境、以為北方律宗之祖庭、恨無如幻讀體其人、起而振之、五里東西王子墳、西為清宣宗第一子隱志郡王奕緯墓、東為鎮國將軍奕紀墓、中則和妃那拉氏墓、奕緯之母也、薄倫貝子為隱志嗣孫、歿後諸子不肖、伐墓木賣之、薄倫將軍禁阻不待、輪困離奇、縱橫道左者、皆是也、三里盤道坑、四里明英國公張輔及子懋



宿瑞雲寺二首

瑞雲何代寺 落日大安山 徑仄絕樵牧 溪清搖瓊環 築譚惟友可 疏禮喜僧頑 興廢尋常事 殘碑蕪又斑
俯仰今何世 空餘未法歎 薄田僧誣苦 斷塔佛幢殘 石密風泉壯 山高木葉寒 會須謀小築 晨夕恣游般

聖米石塘佛寺已易道觀感賦

養庵

墓、輔以帝戚平交址有功、死土木之難、懋九歲嗣爵、握兵四十年、能建言直諫、皆勳臣之卓卓者、至今墓堂完好、雖無喬木、而石人石獸行列、意必有主祭掃者、其地岡隴紆回、沙水環合、平洋結局、惜未能周覽、不知誰得驪珠耳、三里鎮岡塔、九成磚築、一碼沒字、塔不知始何時、中藏舍利、明嘉靖間內宮楊太遣太監孫勳等修之、北有寺曰崇壽、二里長辛店車站、資道與騎、飯於酒肆、北來無車、乃乘人力車回城、五里蘆溝橋、橋跨桑乾水、金大定中建、曉月斜陽、離人客子、過而情傷矣、穿拱極城、環城舊、河槽、沙礫淤積、不堪耕作、叢條亂棘、荒涼殊甚、十五里銅井、銅觀音像建閣中、轍以笞蓋之、五里小井、七里彰儀門、鋪戶已上燈、各自散歸、六日之游、往返四百餘里、南北二路諸山之奇、一攬而盡、追述所經、前記已詳者、茲從略焉、

龍

潭

神

祠

蓮花山古真堂右崖石題名

瑞雲寺題壁

沅叔

己巳三月偕長汀江庸紹興周肇祥泰縣凌文淵建德周學淵吳興徐鴻賓留山中三日歷探洞壑而去江安傳增湘沅叔記
策杖指峯巔 巖廊破碧烟 檢經珍梵本 摩碯識松年 壁壞難藏佛 僧貧苦認山 靈區終不廢 誰與嗣前賢

養庵

岩巖丹嶂湧香城 遺構摩訶早得名 陰洞龍歸猶挾雨 石塘米盡已無儲 天開妙相通金界 誰築瑤台貯玉京 癡絕世間兒女子 愛從此地學長生

勝泉庵

養庵

排就青青玉筍斑 溪流曲折去猶還 飄零鐵瓦鐘埋地 策蹇來尋天子山

過萬佛堂補作

養庵

山如曲肘石如拳 寺塔依崖盛琢鏤 一會靈山儼未散 (壁刻佛畫侍佛者不勝數) 記會受齋幾千年

車行板橋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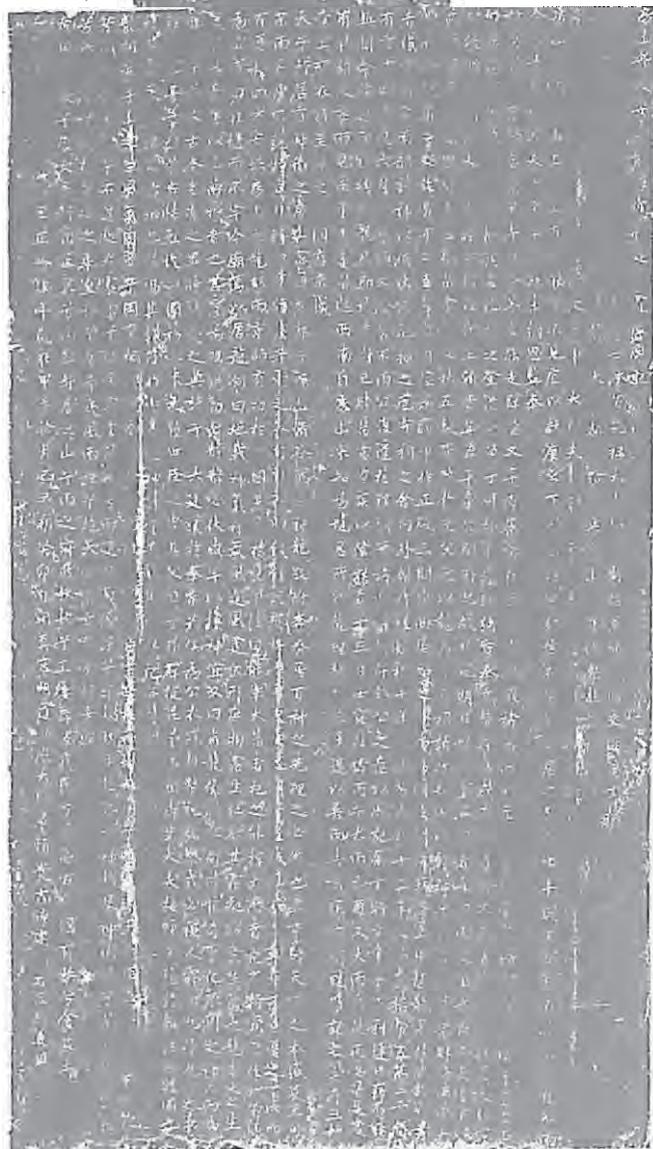
沉叔

元 創 建 大 安 山 黑 龍 潭 廟 記

細徑盤雲入大寒 奔流挾石下 桑乾 廿年窮攬燕都勝 始覺

靈區創獲難

峰頭誰刷千年雪 洞腹猶藏太



古民 鑿破鴻濛天不管 鈍青

頑碧自生春

劈開翠峽走龍蛇 縞李緋桃綸

早霞 費盡黃金三百萬 輸入來看二川花 (鐵路穿山腹而行凡歷十三洞)

滴水巖陰澗吹哀 茅庵佳處足徘徊 飄殘黃瓦無人拾 碧血輪囷泣霸才 (路旁積琉璃瓦間為書字還備修滴水岩佛殿之用者)

跋扈風雲匹馬歸 殺機消盡悟禪機 危欄落日孤吟處 恐有遺緇是翠微

(下葦甸孤峯頂破寺開闢初有大堂於此焚修)

下葦甸崖頭有庵昔年大盜某出家修行之遺搆也

養庵

菩薩修羅不隔絲 屠刀放下未嫌遲 卓庵孤寄危崖上 奇絕英雄悟道時

河 北 村

大寒嶺看花

養庵

終是山深歲月寬 城中花事已闌殘 海棠雪豔天桃靚 一路招人過大寒

過大寒嶺

沉叔

遼宋山河一線分 雄關刁斗壓寒雲 霸圖衰歇寒蕪盛 血染桃花爛夕曛

毘盧寺晚眺

沉叔

山勢西來萬馬騰 朔雲橫塞暮烟凝 關門不鎖禪扉閉 階有殘僧守佛燈

大寒嶺上兩松

養庵

寺廢兩松古 擎空萬壑迴 深山歷冰雪 絕頂吼風雷 俯仰雖殊致 縱橫

亦異材 不須勞匠顧 久已謝塵埃

大寒嶺雙松和養庵

翼雲

寺廢雙松在 雲低萬嶺迴 相依淹歲月 長此狎風雷 遁世應無悶 全天

詎不材 祇緣生絕頂 從未睹纖埃

大寒嶺上古松載入地志傳為宋代物詩以旌之

沉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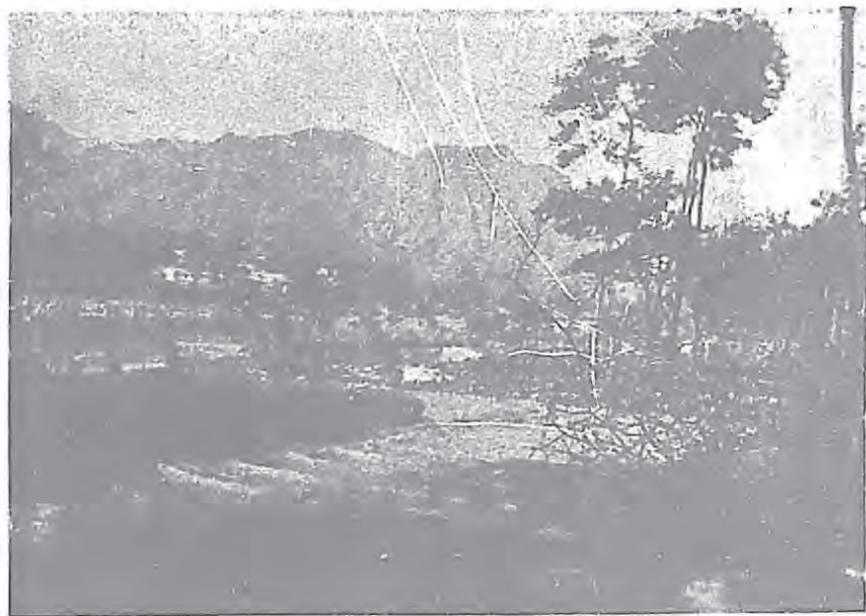
千軍台上萬峯橫 浮青積翠雲漫漫 桃李連山炫春晚 香風吹袂升旣巒

巒巖忽逢蒼髯叟 巍然迥出青林端 長身磔柯氣偉岸 屹如大將方登壇

蟠根化石凍古雪 偃蓋拂天森夏寒 奇柯桀幹恣欲動 作勢萬里翔鵬鸞 坐閱風霜不知歲 鮫皮犀甲周斑爛 我聞遼宋

此分界 畫斷嶺脊稱雄關 名州十六委山後 孤松塞此猶泥丸 堅持漢節冰雪中 威儀整肅排蒼官 擎雲裂石鬱餘怒

倔強百倍殷民頑 龍顛虎踞歷幾姓 矯矯獨立長堅完 海桑三見社柏改 觀棋幾局悲長安 舊京神壇澗薪炭 故家喬木



摧榛菅 銅仙清淚流鉛水 千年巢鶴驚復還 此松不才幸自處 修養鱗鬣藏深山 神斤却走雷火避 天之所有誰能干
我來落日銜古戍 松根坐斲駭且嘆 頗疑彼蒼佑神物 留茲標柱華夷閑 不然世歷五朝經百戰 萬骨如阜千林殷 胡爲



存此不臣木 錫壽乃與籤聯班 平生愛松頗成癖 南雲北雪窮追攀 擾龍奇姿

拜黃海 支離老叟歌田盤 修齡古德冠衆族 骨相較此羞寒屏 笠澤文成怪魁

贊 樊川喻擬庭臣冠 何如絕塞稱雄伯 名與山史同不刊 極望風塵苦涸涸

六 太行萬馬回奔湍 古佛垂頭默無語 百卉不敵邊風殘 長祝山靈善呵護 勿令

却饒侵仙寰 薊門東望渺何許 五陵無樹心淒酸

呂家村

翼雲

荒荒破屋孤燈下 閒說全村屬呂家 土榻溫留初燼火 海棠紅放隔垣花 室空

屢苦兵戈擾 市遠先憂客願奢 莫怨僕夫投宿早 君看林際有歸鴉

宿呂村農家

沉叔

山 斗折欹途下翠微 炊烟澹曷接林霏 龍驚過客迎門吠 牛載村童識巷歸 淪茗

細參泉味冽 駿彘喜疊菜畦肥 最憐白髮鋤雲叟 追話兵塵尙累歎 (近村連 歲被兵)

煤窩四村

養庵

傍嶺煤窩有四村 族居勤儉古風存 杏仁收罷胡桃實 生計無愁飽與溫

煤窩至軍峪徧山皆杏惜花已落矣

養庵

種杏連山復被岑 落紅吹盡又成陰 平生百事蹉跎慣 豈獨看花誤到今

東西護駕林

養庵

河 一水中分護駕林 東西村落畫深深 鄉間初夏閒人少 尙有書聲出樹陰

過東齋堂城

沉叔

煤田收穫勝山田 牛鐸駝鈴走朔邊 縮穀連村三十六 孤城斗大獨雄專 (戰舊)

巡檢轄三十六村

地接三坡盛古風 山林寧路不為功 諭民誰布新條教 驚倒田家百

歲翁 (鐵路助線未及修築)

馬蘭村

養庵

歇馬孤村倦陟攀 家家兒女足弓彎 犁雲鋤雨俱無分 辜負門前萬

笏山 佛堂

其二

千重雲樹百重泉 鷄犬人家別一天 便欲逃名此栖隱 不須導引或古

龍仙

馬蘭村在妙庵嶺下林泉清美絕似南中輿中口占塔

一絕

沉叔

清泉瀉玉出離根 芳樹粘天綠到門 行盡溪山無限好 留人最是馬蘭村

妙菴嶺

翼雲

崎嶇妙庵嶺 陟降三十里 千巖萬壑中 細路一線取 梗道盡危石 舉步慮顛躓 銳或可洞骨 滑或不留趾 其下有深淵 進退匪尺咫 艱苦念與夫 喘息汗弗止 我逸汝則勞 不平固若此 世人盡徒步 汝業又安倚 聊以均勞逸 步入荒山裏

妙菴嶺山櫻

養庵

妙庵大嶺地高寒 四月山櫻始吐丹 饒汝嬌嬈好顏色 樵童總作艾蕭看

妙菴嶺上山櫻盛開豔冶殊常感賦一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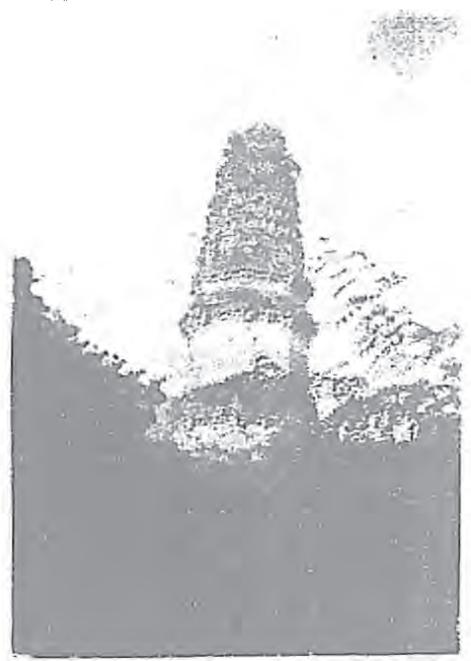
沉叔

杜鵑淒豔桃含笑 爭及山櫻似火燃 獨惜紅顏在空谷 轉慚青鬢變華顛 無人攀折寧非福 對汝沈吟亦自憐 攬取一枝斜插帽 隨風送我百花巔

嶺上見杜鵑花感賦一絕

翼雲

高風舉袂日初斜 茅舍寥寥瓦酒家 開落空山人不管 一春辜負杜鵑花



逾嶺見杜鵑叢開感賦

路轉峯迴見杜鵑 嫣紅姹紫舞春妍 不因寂寞芳菲減

留與山中表有年 (杜鵑名映山紅胡適山頭主豐年之光)

養庵

嶺上見杜鵑花

沅叔

冤禽啼血灑芳叢 蜀魄千年恨未窮 故園凄迷殘照下 東風吹徹映

房山紅

齋堂至瑞雲寺道中

翼雲

寺僻僧來導客還 幾人曾到百花山 身臨絕壁千尋上 神往前溪一

水間 數見樵歸村已近 乍疑路斷嶺多彎 春寒似險殷勤意 留待

山朱櫻待我攀

踰妙菴嶺登鶴子山過史家營抵瑞雲寺半道雨作

中夜始達記之以詩

沅叔

振步上巉崖 言尋妙庵址 離徑隱石垣 僧廬沒荆枳 策杖轉西趨

連峯爭傲詭 一峯特高奇 披圖識鶴子 勢鬱蛟蚪騰 翻若鸞鶴

起 礪石削雲根 巖泉滴松髓 聳翠拂九霄 浮青漲千里 岩巘百

花坵 平視猶案几 流觀與未窮 竦視神忽靡 孱顏削壁間 仄徑

劣容趾 僂侶共携扶 濟勝差可比 卓卓凌與江 飛行獨輕駛 轉

望悵巖交 上下人重累 連騎度迴峯 綴若緣磨蟻 疑行接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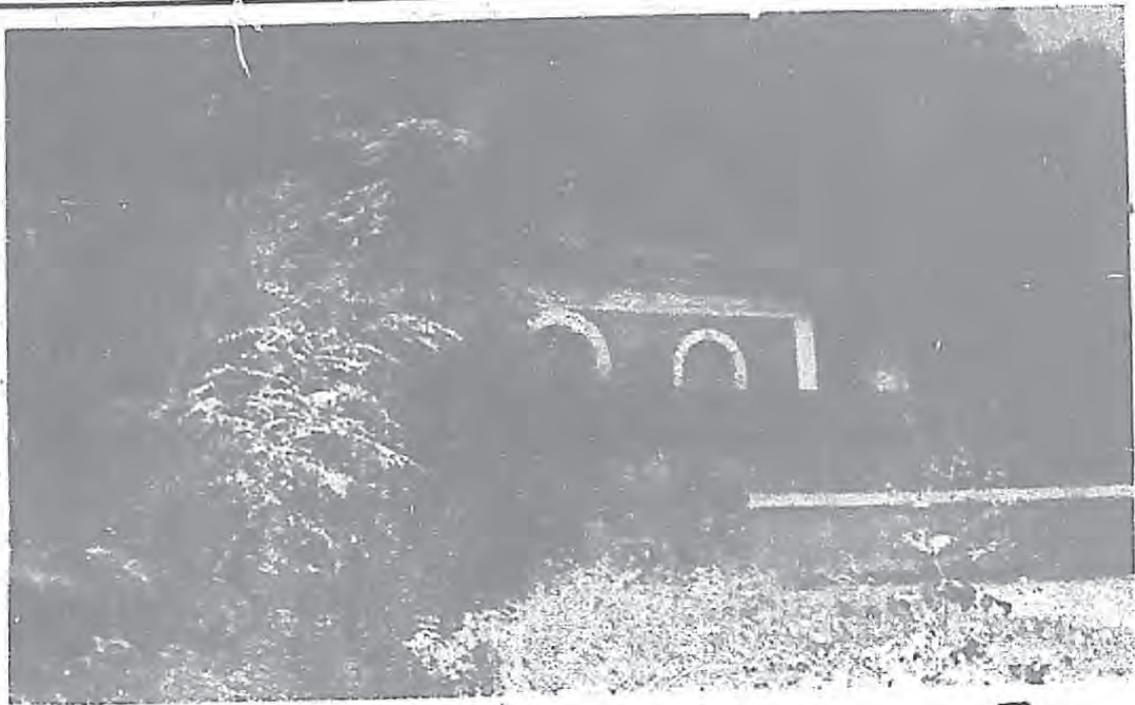
置身畫圖裡 百折得平夷 消搖停屐齒 斜景忽西沈 晚山變青紫

烟嵐滃然合 飛雨驚颯颯 縛炬覓陰崖 流光不盈咫 神燈出深

洞 管 人語亂澗水 僕夫困重趺 筇與倦頽倚 行盡萬重山 爭此一

寸晷 扶筇索冥行 磴滑難一跬 偃塞投林鴉 濡羽何漉漉 虬松

橫拒人 巖扉知在邇 排門逐枯僧 愕眙儕鹿豕 盈袖澆縹塵 蕩



滌亦可喜 酌酒相慰勞 塵談生妙理 人生壽百年 強半汨塵
 滓 清游勝侶兼 得難失亦俛 靈區天所祕 淺涉豈能企 寧
 辭一日勞 獲此無涯美 榮名何足戀 挾去等糠粃 良辰勿蹉
 跎 青鞋從此始 摩壁識舊題 小劫一彈指 覓句續前游 訪
 碑補山史 宵枕蒼夢玲 風泉清拂耳

由門頭溝越青水澗大寒嶺廟菴嶺至百花山

宿瑞雲寺次沅叔乙丑年題壁韻 立之

曾歷千崖萬壑巔 齊州俯視渺如烟 澗分清水初探勝 松鎮寒
 山不記年 禪榻依泉清少夢 山游得侶似歸田 廟前剩有元碑
 在 猶話沙陀父子賢

瑞雲寺題壁和沅叔韻

翼雲

長辛店壓岡塔

雲出萬峯巔 前村隱暮烟 溪喧微有雨 松老不知年 道險偏多石 農貧為少田 猶能供糲食 端仗主人賢

再過瑞雲寺和息菴用藏園壁間韻

養庵

舊游曾踏百花嶺 目極滄溟一抹烟 世事如棋經幾局 天風吹袂似當年 殘僧寄食翻成客 歸隱無家况買田 三宿空桑
 吾亦願 盤桓何幸有諸賢

和沅叔瑞雲寺題壁原韻

直支

名章神妙到毫巔 面壁高吟破曉烟 入世無心寧獨我 從游有約已三年 快携藜杖探雲壑 愁見山民闢石田 風雨夜窗
 披祕笈 何人空谷問遺賢

宿瑞雲寺尋壁間舊題息菴見和疊韻答之

沅叔

一榻臥松巔 前游墜暝烟 遺民經累劫 小別已三年 末運應憐佛 (寺址已歸長生道觀) 餘生欲問田 與君同眷戀 林壑似栖賢

晨發百花山適值五十二歲生日賦呈沅叔養菴立之直支森玉諸公 翼雲

百花山麓作生日 山中剛見百花开 山蔬村釀各風味 笑對百花傾一杯



菽水猶堪敵萬鍾 讀書樂道我家風 逢人便謂平生福 常在雙親色笑中
諸公文采重當時 生日同游豈預期 莫道山中無長物 向公乞取畫兼詩

翊雲五十二歲生日以詩見示賦此奉祝 養 庵

我年五十君差長 天與清游詎等閒 富貴功名原歛屣 相期踏遍十洲山
十年意氣結苔岑 翰墨酬君成嚼深 為寫松筠寄微尚 歲寒終不負初心

翼雲兄生日小詩奉祝時同住瑞雲寺

沅 叔

黑頭了却三公事 君早抽身我退閒 自分與君緣不薄 又來運騎看春山
花陀上望 祝君身似不彫松 天花五色佛光瑩 仙葯珍苗不可名 手搥靈泉烹聖米 從君洞裡學長生 平生雅意在
林泉 俊侶相逢豈偶然 歸向高堂話游事 為言健步尚如仙

登蓮花山

翼 雲

曉起欣看屋角晴 昨宵雨首阻山行 塵心頓為松風靜 尺地難逢石徑平 漸覺宿烟添暖色 似聞遠澗有湍聲 登臨自是
須臾脚 不負攀躋一往情

蓮花山長生觀

立 之

白蓮承玉座 中有一峯高 山愛螺旋上 人慚鳥度勞 乳泉清石洞 道士紫眉毛 長嘯逸鸞風 松風送海濤

花蓮山中

翼 雲

長生觀是古神關 新拓松梢屋數間 他日相思忘不得 今朝生日住仙山 長生觀 故剝無僧贖石堂 流傳聖米事荒唐
山光莫訝須臾改 飛雨初過又夕陽 聖米石堂 猶果香聞後殿花 雨飄松翠落蒼牙 聖泉芳冽無多水 煮出山中自
採茶 聖泉 緩步微吟度石梁 天風浩浩袂衣涼 更須鼓勇絕崖下 鐵鍊飛懸十丈強 石梁 空谷春來有足音 道
人送我亦情深 看山莫負重來約 澗水巖花鑑我心 別蔡道士

蓮花山雜詩

養 庵

劉王宮館早摧殘 莫執圖經訪大安 煉葯錢成底事 空留碧血雁門寒 短柏鬚髮石氣青 鐵鐘試叩問山靈 此生可有清
奇宕北峯雄 岩洞春深草木豐 自是靈山多道氣 百年幾見鹿皮鞋 鐵鐘試叩問山靈 此生可有清

開口 携鶴來橋大洞經 古柏橋殘 天風次落蓮花雨 點點沾衣似淚痕 記取朝雲舊針線 春繡將卸待誰翻 遇雨

莫笑先生杖履輕 石梁鐵絕踏來平 從今不賦閻王曉 要向毘盧頂上行 從石梁至閻王 偶來松下試南泉 擊出山茶

苦更鮮 不待清風生肝腋 盤胸冰雪已冷然 南廚煮茶 重陽語錄舊曾看 見性明心總一般 休怪華山祀初祖 本山

山陰石室許多藤葛儘堪刊 六宗尊者室 瑤宮新築號蟠桃 漫羨東方食幾遭 十種金仙猶墮劫 空勞積算比山高 種

橋宮 飲罷山中葯草茶 又調石蜜飯胡麻 道甜說苦俱成妄 端的還須問自家 晚雲蜜神多飯 寂寞空山世味輕

妙年誰肯便逃情 微聞罷奏離愁曲 拋却銖衣海外行 山中人法上 出山容易住山難 信宿雲房夢亦安 珍重道人相

送意 歸家有路尚漫漫 別蔡鍊師

蓮花山雜詩

摩空排障湧青蓮 孕雪含雲幾洞天 北觀高奇南觀秀 環珮來往有飛仙 南北觀相距里許徑路險絕 觀音寶相玉為胎 伐石人來

洞府開 珠絡四垂仙液滴 一泓甘密浸蓮台 九蓮洞近歲因鑿石始發見 曲罷釣天漲海塵 黃金蓋盡為修真 君看蕊

閣瑤窓裏 多是霓裳別譜人 梨園中人如楊殿等捐金鉅萬為之建堂修葺歲時來此習靜 紺宇霞宮迤邐開 道人銳意築丹台 蟠桃三熟紅簪集 齊

向蓬山受籙來 每歲三月三日 林宮附土女雲集 真見紅顏羽翼生 終南笙鶴九霄迎 劇憐弟子無仙骨 祇采還山麥數莖 皆觀中楊牛二真師

事本 芝田不剩待雲封 爛煮黃精當客供 岩蜜一杯香沁骨 蜂房知在百花峰 曉汲時調飲澗猿 山魃踰闕豈窺藩

真師學得齋心法 神虎宵來守洞門 蔡真師訣 草履為道總無端 歷劫崇觀尚未完 佛法本來無我相 不妨緇素易星

冠 張子志贈大觀造象三尊道人 鳥飛不到虎生愁 海馬山中未易求 百尺鐵樵懸步下 仙橋未作馭風游 戊辰暇石梁山皆石

險絕 學道平生信有緣 玄文萬卷手親編 他時得授長生訣 來伴雙松飲聖泉 余曾校印道藏行世

聖米石堂題壁在南寺長春觀前

南寺紆除北寺奇 如從鳥道度蛾眉 勞人到此心皆逸 海雨天風及我思 立之

題聖米石塘 李克用藏兵處洞中 沉叔

五代干戈幾劫灰 沙陀萬甲奮雲雷 英雄得志遺民盡 更向神君乞米來

柳林水 養庵

仙子水連柳林水 劇雲燒炭代春耕 柴門盡日無人過 登木羣鷄自在行

六里溝

翼雲

路近長操見碧流 (長操) 人家三兩住巖頭 疏疏槐柳溪山畔 不記江南何處游

九里河至長操

養庵

潤碧山紅九里河 重來柳樹已婆娑 長操一宿吾能記 十面雲屏護谷阿

長操旅舍題壁

立之

千峯接翠翠成堆 清流曲曲玉澗回 潭邊新飾龍神廟 更約豐年說餅來

宿黑龍關

沉叔

羣嶂侵天落日昏 澗流之子嚼岩根 陰森雲氣龍沈壑 浩渺春波鴨到門 蜀客疑通巫峽路 遺民猶痛石壕村 重來繫馬荒祠下 細讀殘碑別蘇痕 (龍神祠有歌樓)

黑龍關

翼雲

野渡無舟亂石橫 麥苗短短醴波明 破殘壁壘高峯上 曾住沙陀父子兵

宿黑龍神廟

翼雲

暮抵黑龍關 常門水一灣 盤桓松下石 夢寐峽中山 店少依僧宿 詩多醒酒慳 元碑猶可讀 細與別苔斑

與李道士理明夜話

養庵

山中良夜喜繁談 頭白道人今李聃 浪說朝天曾落鳳 肯深有夢定先探

黑龍神祠讀歐陽圭齋撰碑李道士以重修記文相屬因賦

養庵

苦兵憂旱甚於焚 千里殘黎望澤殷 願乞龍君三日雨 好爲濡筆繼斯文

過蘆溝橋

翼雲

青青草色愛平時 六日山行已倦游 翻幸今朝車阻絕 得尋歸路繞蘆溝

游山雜詩

直支

又是一年春易盡 等閒未肯負閒身 劫餘還見山如笑 欲向羣峯問主人 門頭溝道中 飛車列陣逝無前 一霎平穿十

洞天

漫苦盤行亂石堆

新雨初逢鷄黍具 多情留醉板橋邊 劉君悅仲方君純 瑯板橋路過飲 漫苦盤行亂石堆 輕風嶺上送香來 海棠白與山雲合

獨後城花向晚開

千平台至大寒
嶺白海棠盛開

兵氛靖後炊烟起

嶺北風光勝嶺南

難得胡桃枝實茂

村民生意滿山含

過煤窩

林鐘遙送出懸磬

南北山峯朗刻眉

安得薪樵能絕迹

叢青照水綠漪漪

出七里河口
至護林村

樹杪荒城俯碧空

齋堂村市

別西東 商人未讀香山句

愁絕山中賣炭翁

不讓西湖北塢妍

馬蘭村上足流連

千林盡受龍潭洗

苔徑

餘

層層響碧泉

馬蘭村小息

正羨山容壯且奇

為誰還作美人姿

粧成染盡冤禽血

珍重風狂雨驟時

妙菴掛杜
鳴花崗山

餘

暉過後起層陰

放眼渾如海上臨

雲氣迷離漫大陸

茫茫天末萬山沈

妙菴看雲

墨雲四壓手難攀

踴躍與人獨後

行 隔嶺炬光分不到

天教雨歇斗牛明

史家營途
中遇雨

風雨故人來不易

勝泉奔向半山迎

晨光未白鷄頻喚

猶憶當年

起舞情

宿瑞雲寺
雨夜鷄鳴

夾道巉巖折百回

山門高擁白雲開

登青誰與攀仙境

應取人間濟勝材

野貓溝望
蓮花山

萬障攢成

花世界

此峯更領衆蓮花

蒼茫四顧天池小

何處拈花拜釋迦

登蓮峯

一壁中分南北寺

仰攀壁練洞天空

好山飽

覽忘飢渴

水米生人仗聖功

探南寺聖水
鹽米雨洞

山游意態更疏慵

來未溫存去亦同

相送殷勤揮手謝

颯颯長袖舞天風

餘

蔡道士送別

山前面目轉清幽

斜臥肩輿亦是游

忽聽歡聲空巷起

兒童爭送出村頭

迎過柳林水
長操兩村

一臨潭水快無

涯 誰使長河湧白沙

寧獨游人皆苦渴

龍君惜未到田家

抵黑龍潭
久旱望雨

偶聞父老說黃梁

墟落依然倚曙光

只惜弦歌

聲欲歇

幾人能饋東修羊

參觀陳家
台小學校

山溪遙泊一隄長

樹裡人家似雁行

鐵瓦寺東橋上望

嵐光波影更蒼茫

河北

村所見

一逾煤嶺展平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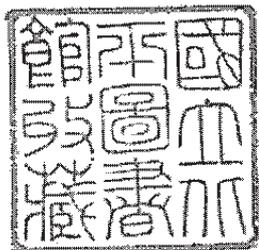
回首雲崖約再游

望斷歸車漳水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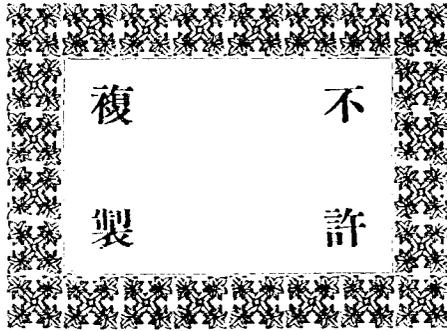
入山翻悔少勾留

抵長辛店站
聞漳河橋斷

劉 仁 恭 藏 錢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一日



定價 銀幣 叁角

編輯者 藝林旬刊

發行者 藝林旬刊發行所

製版者 華昌製版所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16
447244